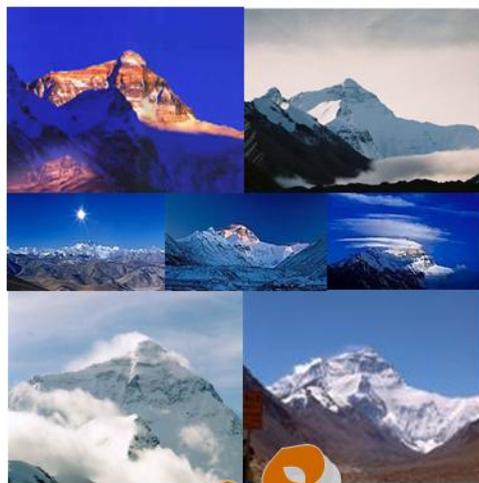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七年二月第九十八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07



98

●台灣小詩一束
●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
之一：弗農·弗雷澤 (Vernon Frazer)



目錄

No.9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黃伯飛	生命的謎底／我的框框	1
張 堃	拉斯維加斯 二首	1
方浪舟	迷誤在果子溝	1
彭燕郊	小牛犢	2
馮 冬	在冬天出走	2
魯 行	塞北以北·江南之南	2
鄭 玲	丹雀／朋友們去了哪裡	3
謝 青	在水流的遠方	4
夏 野	變局	4
向 明	菩提識	5
謝 勳	開封不再開封了 二首	5
曦 林	拆字詩 五首	5
尹 玲	千年之醒 二首	6
朱 楓	我決定當一個屠夫	6
塞 遙	2006年的最後10秒鐘 二首	6
秀 陶	話說月亮	7
老幫菜	我們	8
遠 方	臨界／時間	9
蔡可風	詩人的遺愿	9
資中華	壺口瀑布／寫給秋天	9
杜風人	國企 七首	10
榮惠倫	歷史傷口／車龍	10
嚴 力	任務來了 三首	11
藍 亭	秋月／江南	11
藍 斯	紐約速描	14
趙 明	微型詩九首	14
曾廣健	居家二帖	14
秦 松	西北行續二首	15
張 耳	讓它風流，讓它純粹 三首	16
哲 明	素描台灣	16
徐 江	仲夏日之夢／中國木乃伊	17
黃奇峰	滿地可／魁北克城	17
陳銘華	問題／答案	18
楊嘉輝	朋友二號	18

杜舜年	葉之下	18
常建世	大理	18
魯 鳴	某種東西	19
彭國全	濕漉漉的史頁	19
馮 磊	女兒	19
李 斐	冬日 二首	20
明 迪	走／無題	20
歐陽柏燕	刀說／釀	20
章治萍	最輕之重	21
依 雯	不老的春天	21
楊明通	李逵／窺探／符號／狼	22
施亦欣	糧食	22
王妍丁	玫瑰瑞典哥德堡號	22
仲 彥	藍色的夢幻升起來	23
遠 程	嘉峪關上／敦煌	23

荷明報“台灣小詩一束” 12

張子清譯輯“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
 之一：弗農·弗雷澤 (Vernon Frazer) 24

譯詩

非 馬	雙語詩兩首	28
周 煒	蔡克霖詩作三首	29
秀 陶	莎拉·曼姑素詩作二首	29

評介

塞 遙	傳統與現代的統一	31
寒山石	哲思·真情·奇巧	31
向 明	讀詩小記	33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3
劉耀中	詩人詹姆斯·迪基和卡特總統	34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珠穆朗瑪峰變臉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海 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方 明 (法國)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陳恆行 (維州)
 塞 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黃伯飛

生命的謎底

天生的“我”
都是：人事培養的；
經驗磨煉的；
奮發自造的；
於是 聖凡不分
一個一個地完成。

附誌：這幾天（2006年12月30日至2007年元月2日）螢幕上的“熱門報導”是：伊拉克梟雄胡森被絞；美國卸任總統福特逝世；2007年元旦的巴沙典娜玫瑰花車遊行。

我的框框

我有好幾個框框
我有生活環境的框框
精神活動的框框
一呼一吸，一飲一食
容納營養的框框

一旦生活環境的框框出了岔
好不容易纔把框框拼湊起來
一旦精神活動框框又加上幾道框框
這些摸不著邊兒的框框
可真是把人煩死了

沒想到，今天一早兒，大夢方醒
有呼有吸，思飲思食
雙手擁抱著這小小的框框
緊緊不放

■張莖

拉斯維加斯 二首

凱撒宮

城垛上的號角齊鳴
跟歷史扯不上什麼關係
花崗石的堅硬
卻把我硬生生地推向
羅馬帝國的一隅

我負手踱步在
一座座複製雕像的陰影裡
還來不及仰望
大理石的冰冷
又把我從公元前
瞬間拉回到2006

而我剛剛與凱撒
匆匆留下的一幀合照
當然更與歷史無關了

2006年12月27日

La Femme

——在MGM Grand酒店La
Femme劇場，觀脫衣舞表演。

突然間
一排排面目冷漠的舞孃
在雷電閃光之中
舞踊了起來
我隨著響起的Chanson
一面打拍子，一面付量
機械式的舞步
如何旋出
胴體的驚呼
在音樂停止之後

■方浪舟

迷誤在果子溝

果子溝裏的果子成熟了
紛紛落地
那野豬竄進了果子溝
盡情吃到甘甜的果子

溝中果透出酒香
肚中果發酵為酒
果子吃飽了
酒力發作了
它昏睡下去
倒進果子溝
吃飽它睡了
餓醒它又吃
吃完再睡……

有時走來走去
跌跌撞撞
還是走不出果子溝

2006年寄自澳大利亞

成為
轟
轟
隆隆的
掌聲

2007年1月6日

■彭燕郊

小牛犢

這裏聞聞一下
又往那裏跑去了
你忙些什麼呢
你這小傻瓜

當你還沒有長大
你是美麗而可愛的
小小的四蹄和小鹿一樣玲瓏
初生的皮毛
絹緞般平滑、水波般發光
沒有長過角的頭部
像小孩子的
沒有皺紋的前額

到你已經長大了
到你已經長出角了
你知道嗎——
你將有很繁重的工作
性情暴躁的農人
由於悲憤，由於對生活的無奈何
將會像鞭打自己的愛子般
把細韌的柳鞭揮起
抽到你拖著笨鈍的犁鏵的
肥大的背上……
之後，命定中的事
也終於來臨了
會有一個孔武有力的屠夫
從你背後，猝不及防地
把大的、鐵硬的杵錘
朝你的凶門
敲去……
饕餮者流
將用細巧的牙籤
悠閒地挑剔著，從齒縫裏
挖出你那曾經釀造過
辛酸的汗的

■馮冬

在冬天出走

在冬天出走
風的利刃將慾望削成碎片
裹緊了大衣，目光嚴峻
在腐爛的死葉間穿行

人們刻著深淵一般的表情
封凍的話語，擱置的意義
冬天的沉默在嘴邊流淌
冬天的沉默於靈魂中彌漫

在冬天出走
逃開誘惑的房間
逃開致命的溫暖
利刃刺透厚厚的掩蓋
通過我寬大的骨縫

一個人走在荒蕪的大街
艱難地尋找冬天的神啟

2006年寄自南京

肉的纖維……

搬運夫的肩上
將扛起用竹竿挑著的
你那被剝下來的皮
那帶有汙血和泥漿的標記的
就像軍士扛著他們的大旗
偃息的旗，受傷的旗
沉重的旗，連風也不能掀動……

隨著被委棄的骨
你將把你的整個的靈魂
(那是刀所不能割、手所不能剝的)
化入到你所鍾愛的土地裏去……

2007年寄自湖南

陰山初雪

老北風
龍翔鳳翥
的狂草
有這麼
一點點“飛白”
更妙

祁連冬牧

天寒 水瘦
綠 被草根收進岩縫
祁連山只剩下嶙峋的骨頭

坡上的羊
啃陽光充饑嗎

在重慶吃涮鍋

山城 不就是一只
大火鍋麼 在這裏
我涮羊肉
六月涮我

峽江舟中遠眺巫山神女峰
多少“星”一“脫”走紅
你還雲遮霧裏
犯什麼傻呢

哈尼梯田

上天的雲梯是有的 就架在那一簇一簇
七月裏林中黑蘑菇樣的哈尼人寨子背後

只是 這梯子的階蹬
每一級都以透明的玻璃
壘就 很薄 很脆
一絲清風就給劃開了一道裂口
一滴鳥鳴也能射穿一個彈孔

2007年1月寄自河南信陽

■ 鄭玲

丹 雀

——炎帝的朋友

丹雀是個憂鬱的精靈
獨處瓊山的邊緣
與諸神疏離
自從相遇炎帝之後
有清風在她的羽毛裏
有奇想在她的夢魂裏

從天庭
丹雀偷了九枝禾穗
小心地銜在嘴裏
去找那個能與一切生靈
做朋友的人

炎帝正站在亂石的荒涼之中
諦聽著土地內部的騷動
丹雀向他飛揚的想像力
撒下了種子

被開墾的洪蒙
長出了鬱鬱蔥蔥的禾苗
就像遠古的戰神
把獅子的牙齒種在地下
長出了許多戰士

善戰的刑天不再征伐了
他將弓弩易弦
彈奏出歡樂的《扶犁》
這人間的第一張琴
由於出自一個斷頭英雄的詩思
致使風調雨順

麗日中天的時刻
詠豐台 隆升而起
——一座比人猿揖別

更為偉大的豐碑

在“巫祝”熾烈的火炬下
慶豐收的人們帶著假面
飾著牛尾 揮舞著干戚
在對天地感恩的同時
用穀粒稱量自己
層層疊疊的金黃
閃耀著氏族走向頂峰的光芒

丹雀呢 丹雀哪裡去了
丹雀藏在樹枝間觀看
一懷醉意 洋溢著情愛和感興
她在想：
“有事可做了
我要活在生活裏面
布穀 布穀
我的歌聲 我的靈魂
永遠屬於農耕”

風霜、歲月與辛勞
早已暗褐了她紅豔的羽毛
然而 她富足 她快意
0 0 0 0
因為精誠如一
她獲得了另一種美麗

朋友們去了哪裡

那個時代
失散了的知交重聚
有如目睹沉埋的樓蘭
從地下升起來

那個時代
我僻遠的陋室承幸春光
朋友們結伴而來
不怕坑坑窪窪的灰渣路
染黑了他們和她們的白襪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無名氏 \$100
趙渭涼 \$100 **支持**

那個時代 我的門
是一座著了魔的古堡之門
在那些快樂的遊俠面前
欣然敞開

沒有旨酒
但醉飲彼此的容光
韃靼人般瑩亮的眼睛
凝視著你
春雨般溫暖的淚水
擁抱著你
所有的言說和無語
都帶著太陽的青草的氣息

如今 我有了明淨的客廳
卻教我等得玫瑰凋謝
眼看著樓前的匆匆過客
我的朋友們去了哪裡

也許 城市的擺佈太多
人們必須遺忘些什麼
而我 既不能責怪
也不能忘卻
我只是深深地深深地回憶
——回憶
無異於讓人再活一次

2007年寄自廣州

■謝青

在水流的遠方

寒夜彎月斜照
山朦朧，水也朦朧
我在長河岸
恍惚是夢
夢裡美景都在
夜霧中

樹影婆娑
有立勢有坐姿
它們靜靜地等待
今夜
嫦娥會離開圓月瓊樓
漫步在這河岸花園
舉頭再望銀月
沒有了嫦娥
便瘦成一條鉤蟲

啊！情人
寧願她是嫦娥化身
來這花園和我相會
記得為一朵小花
差點掉進河裡
驚恐！她反身抱住我
長髮疏鬆
我好沉重！

今夜不見她倩影
河水孤單地
像流淚
啊！此刻……
我隱約聽見一聲吟唱
在水流向夢的
遠方……

2006年寄自紐約

■夏野

變局

變局不離譜，白雲泣。
凍皺的旗幟，無邊冷酷。

——題記

黑 夢

黑山黑水
又隔著鬱鬱叢叢黑森林
折了翼的鳳凰遍體泥濘
茫然膨脹。赤身沉醉。
破綻無度。無門無路。
漆黑的樹皮——
漆黑的眼球——
漆黑的爬滾——
遠尋近覓千絲萬縷
絲絲絡絡相扣
心扉，冷颼颼
構建一道道屏障黑烏烏

貧瘠的記憶

老蛙
墜落枯井底
一黑洞
無影也無水
躍？
無力！
喊？
又無氣
一孔仰望——微亮
你可看見什麼是鬼哭狼嚎？
你可看見什麼是山鷹翱翔？
貧瘠的記憶——

血的碎片

嚴冬，白雪濛濛
戴面罩，咄咄逼人

奏高調，誠惶誠恐
冰！冰！冰！
血的碎片不會
僵死在夢中
大地凝固著的血跡斑斑
灼熱的心靈更加激昂
灼熱的軀體更加健壯
灼熱的智慧更加輝煌
雞鳴早看天
竊聞熱血中隆隆的雷鳴

期盼的問答

你問：“春天來了？”
她答，還很遙遠：
無花無蕾無顏無色無味無聲……
硬的牆壁，腰挺不直
軟的圖景，腳抬不起
拉不開太陽的帷幕
綿綿淫雨
培育著歡笑的蛀蟲
重重黝黑
遮蓋著坍塌的繁榮

我問：“春天馥郁？”
她答，虛空依舊：
虛空還未終結
愚蠢的風
還在愚蠢地吹?!
狂暴的吻
還在狂暴地親?!
誰人的手勢
還在誰人地揮?!
……

2006年12月1日於
新澤西山野新村

向明

菩提識

喜歡用喜歡的顏色喜歡一些事情
 悲傷因悲傷不出一切悲傷的原因
 糟塌掉糟塌不盡的糟糕歲月
 解決些解決不了的隨身癢痛
 嚕唆是嚕嚕唆唆也無法還原的消磁記憶
 嘻哈是嘻嘻哈哈過後天真不散的唾沫星
 不克將自己打包是還未能折疊自己成一件行李
 尚未將肥肉炙燒成可口點心皆因配料不夠齊整

真正慈悲不了的是
 我們手無寸鐵
 卻要去打傷一隻蚊子和其家小
 而且要口唸
 阿彌陀經三千萬遍
 如是始稱“功德莊嚴”

2006.11.6.

謝勳

開封不再開封了

龍的傳人的母親河
 衝著開封撒野
 黃土一層頂著一層
 找尋歷史沉重的歸宿
 訴說一代接著一代
 叫天不靈的嚎啕

歌舞的款曲寂了
 烽火的記憶熄了
 崖壁上深深的青苔
 忍不住百般的不捨
 嘆息說：
 開封不再開封了

後記：黃河淹沒開封一千六百多次，不同朝代的古城埋在地底下，深達十二公尺。

我的心要發狂

——觀雲南印象歌舞劇有感

著急的大鼓
 用生命的韻律
 在吶喊
 喊得

我的心要發狂。
 漫野的萬鼓聲
 直達天聽；
 雨 忍不住
 就淅瀝嘩喇落下來。
 啊 老天有耳。

青春的肢體
 用生命的韻律
 在動情，
 動得
 我的心要發狂。
 原始的愛的衝動
 為文明輸血；
 禮教 禁不住
 就霹靂啪啦倒下來。
 啊 年輕真好。

註：楊麗萍舞蹈團表演中有祈雨和年輕男女談情說愛的場面。

曦林

佳

人
 是土頭土腦的
 好

值

正與不正
 決定了
 人的價格

信

很多時候
 我們要細心地研究
 人們講過的一番話

志

有心之士
 一股無形的力量
 一直推著他前進

眾

人多時
 人踩
 人

拆字詩
五首

2007年寄自新加坡

■尹玲

千年之醒

越戰未正式／正式開打的那一瞬起
未曾道別袖即離你遠去
且飄渺向某個場域
你摸不著看不見找不到
也許是一種特殊的永恆境界
袖再也不願稍現蹤跡

也許 也許因為袖憐憫你
十二、十三歲的小姑娘
如何卻已將不知是哪兩方
正玩得濃情蜜意的槍火砲彈
用盡一輩子的心血精力
精雕成永不褪去的記憶
細琢至每夜才一闔眼立即看見
籠罩宇宙的全幅不滅場景
色彩絢爛如幻 聲響轟天似真
從未缺席 教你幾乎窒息

既然記憶已成永駐
不如就讓袖助你一揮之力
夢 是絕對不敢再回來了
真真可免去你重溫烽煙之苦

那麼 且好好享受這一場
既空前復絕後的
千年之醒

你總是遠遠遠遠地

你總是遠遠遠遠地
多少年來
以最動人的姿態
綻放在
最幽靜的山中
最夢幻的霧海

■朱楓

我決定當一個屠夫

我決定當一個屠夫
把自己掛在屠架上
我要把自己從人間剖開
看看哪些部位已被污染
然後把沒有污染的部位
一刀刀割下
獻給我的熱愛的神

我要把我的靈魂留下
看我的神變一隻喜鵲
唱在高枝

2006年寄自山西

歲月也只敢遠遠遠遠地
多少年來
以最貼心的溫柔
守護住
你最出眾的才華
你最特殊的優雅

我們也都一直遠遠遠遠地
多少年來
以最敬仰的心情
沐浴著
你最迷人的薰陶
你最真摯的引導

你還是遠遠遠遠地
最終時刻
以最絕俗的清麗
安息在
不屑世間褒貶
浪漫的夢裡

2006年寄自台北

■塞遙

2006年的最後10秒鐘

最後10秒，時間開始向後撤退
妻兒已提早進入夢鄉
只有我與電視機還醒著
守候這偉大的時刻

當時報廣場上的那顆水晶球
即將著陸時
——我一時興奮咬到自己的嘴唇了

而人們沒有停下來
還在歡呼著倒數：
五、四、三、二、一！
（時間退回到零）
鮮花！煙火！擁抱！尖叫！
笑，歇斯底里，多麼光輝的時刻啊——

我猶豫了兩秒鐘後，終於一抬腳
跟著邁進了2007年的客廳
——連同剛被咬到的，新鮮的疼痛……

2007年1月1日於紐約

嫉妒

潛伏在心的左岸
一種形而上的絕症
哦，嫉妒

這無藥可治的病菌
來自別人的光芒

是含在別人口中的酸葡萄
是燃燒於靈魂暗處的黑太陽
哦，嫉妒

從狹窄的兩岸間
我望見幸福的敵人

2007年1月2日於紐約

■ 秀陶

話說月亮

一、前言

一提到月亮我們總會以為幾千年來經過那麼多詩人墨客的筆繪，月亮已經是寫無可寫的了，然而又好像並不如此

月亮有它科學的一面，什麼地球的衛星，體積、速度等等一大堆數據，那都無關乎詩人的事，且暫放在一邊不表

然而幾乎沒有一個詩人不曾寫過月亮，輕描淡寫的有，精雕細琢的也有。不過所有的這些人都免不了是皮毛之言，狂妄之言，無稽之言。因為到底誰也不曾上過月亮，誰也不曾在那裡住上一日兩夜，誰也不曾摸觸過、聞嗅過，誰也不知道那裡有沒有廣寒宮，有沒有桂花樹、嫦娥以及楊貴妃是不是真的住在那裡。寫的人既然胡言亂語，聽的人雖知道人家扯謊但卻抓不到證據

比這些胡扯更糟的是那些更無聊的詩人，動不動就見月思鄉，見月思情人。其實月亮同他的故鄉同他的情人八棍子也打不出關係來

這還只是開場白

二、3P

話說李白先生有一天寂寞無聊便舉杯邀明月，再湊上他自己的影子，輕輕巧巧地就玩起 3P 來了，一時之間徘徊零亂玩得不亦樂乎

若干年後蘇夫子在湖北黃州來了一

首念奴嬌，寫中秋也來那末一手“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直是文壇上有西施就一定有東施

三、月及思鄉

最壞的詩就是那首作惡多端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攪得東施們後來一看到月亮，什麼形色，美不美都不理了，一味地思起故鄉來。就算那故鄉一騎上腳踏車就到了，或者買張公共汽車票馬上就到了，也要若有介事地思它一番。聽說還有大詩人專號“思鄉詩人”，肉麻吧

四、各種月亮

我看過不同國度不同時節的月亮，有圓有缺，有襯雲的有不襯雲的，有含山的有不含山的，有映水的有不映水的，有欺星的有不欺星的。然不管怎樣同我在幾個故鄉所見的都差不多，以光度而言沒有什麼一個比另一個更亮，以體積而言沒什麼此地的比別地的更大那回事。我覺得月亮並不像那樣欺負人的市儈一樣，對我是一付面孔，對別人又是另一付面孔。不會在這個國家就特別圓特別光一點，在另一個國家就會暗一點或者啃掉了一口像 Apple 的商標那樣

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人，就跟說隔壁院子的草比較綠，或者說別人的老婆比較漂亮那樣。自己院中的草不服氣不說，老婆聽了可不好

五、月亮的埋怨

這幾天月亮板起了它的胖臉不言不語，我怕惹惱了它，望過它之後馬上就轉頭望開，問是更不敢問

“……”

“怎麼啦，有什麼說出來會舒服些。”

“還不是你們這些臭詩人，尤其是你們這些中國臭詩人。……”

“……”天呵我什麼時候惹惱了它了。

“說吧，我站得這麼高，當然人人都看得到，但看就看嘛，幹嗎一看到我就要想他的破故鄉呢？”

“哎喲，這也是人之常情嘛，或者那人在故鄉看過你，所以現在一見你便想到故鄉嘛，這不就是所謂觸景生情麼？”

“什麼觸景生情，裝模作樣才對，在故鄉不也上洗手間麼，那以後一上洗手間一聽到水響也該思故鄉了吧。見鬼，還有更無聊的哩，說一看到我就想起他的愛人來了，這不是荒唐麼，我同他的愛人又怎麼扯上了。拜托你們這些叫人噁心的詩人，以後你們要思故鄉想愛人就go去思去想吧，不要再把我扯進去。”

“……”我。

六、面青的月亮

那天晚上月亮仍如它一貫地面無表情地望向地球，一大一小地在無際的夜空懸浮著

驀然自地球的一處閃出一點亮光，一枝火箭掃把星一樣地對準月亮飛來，月亮剛想閃身躲避，那個掃把星卻貼著地球平飛，飛不到一小段距離便向下俯衝了。光亮一閃，一團火球升起，等月亮仔細看清時，只見一棟大樓已經摧毀，死傷遍地

這一下嚇得月亮青白了臉，搖晃了一下幾乎掉了下來

Dec. 2006, L.A.

■老幫菜

我 們

1
應該是那場大雨後的秋天
我們在滹沱河邊
你在前面 我在後面

當你從講臺上飄過
那橘紅的裙衫 輕盈聰靈
風也會說一些話
我見過

留言本 還沒填好
我們就畢業了
那天 我赤著腳
窘迫在白菜的田裏

2
你在南邊
我在北邊

你是後面
拽我衣角的小姑娘
雪蓋著的世界
我和我的自行車
小心翼翼

我們走在故鄉泥濘的土路
我們分別在玉米的牆邊
那是我們愉快的假期

時光停留在 那一天
在橋下
在長途客車站
在那張照片

3
分別是一疊疊文字
去感受溫暖

然而難忘的 還是相聚
雖然短暫

小舟劃過東湖
晚風輕拂著磨山

石頭的琴響了
黃鶴 飛在夕陽中

熱鬧的汽車裏
回味著歸元寺的對聯

北國的夏裏
我們在地質宮的廣場
聽著電影中的童話
北國的冬裏
手 縮在袖管

相聚是我們的奢侈品
我只能用半夜的詩享用

5
我們的新房空無所有
只有兩顆貼在一起的心

我是用自行車
接你入門的
我的心 像那個雪天
你是後面

拽我衣角的小姑娘

我們在一個孤獨的城市
積攢起 電視 洗衣機
電冰箱

還有我們最可愛的寶貝

一顆細細的青色血管
在她的小鼻子上
她的頭髮卷卷的
小嘴翹著
她是我們的小苗

6
我們註定要飽嘗別離
連我們的兩歲的孩兒

7
我的屋前是個神社
烏鴉在冬夜裏叫著

我是哪個時候來的
祭祀已經開始
那人
穿著白衣 戴著黑帽
咒語 響在靈肉之間

海風吹過填埋起土地
竹島的傍晚
玻璃碎了一地
岡崎煙火如佐奈川的櫻花
絢爛

8
我回來的時候
苗穿著棉襖
她是跑著來的

此刻
那個小站
是我們的

9
我的行囊空空
面目全非

門打開
鬼魂飄蕩在山谷
淚水親切溫柔
別離伴著別離
那天 她走了

我的心在顫抖
落葉灑滿公園

孩子睡了
夢裏會有我麼
我的孩兒
什麼都還不懂

諾言沒人理睬
我不會忘記 孩子

10
我們艱難地爬在臺階
她倒在水泥的地上

早晨的風 很冷
孩子的臉上掛著淚水

過去吧
這一切
已不忍回憶

其實 我們的島上
也會忙碌地平靜
我留戀著這種平靜
因為我叫它 幸福

回家的紙箱打開
我們翻看著不同的東西

11
在還沒老的年齡
在孩子還小的時候
我們在慢慢老去

夢魘的口袋裏
滿是玩偶

2006年7月於奧克蘭

■遠方

臨 界

醫生鄭重警告
我的血壓血脂血糖
都已直逼
臨界的危險
我有說不出的不服氣
自己只不過是
稍稍不留心
有一點點大意
再說就那麼一年半載
竟能到了這樣難以消受的境界
對長生飛升之術
我半生嚮往
一心修煉
三載訪師
十年面壁
百折千迴
萬難不悔
可至今
(不要說得道正果)
也不見修成半仙半神
哪怕是半瘋半癲
走火入魔也好

時 間

有個流浪漢
四處晃蕩
好奇怪
也許前世餓怕了
如今饑不擇食
什麼都吃
只是有時狼吞虎嚥
一副後現代的老饕相
有時也細嚼淺嘗
十足的末代紳士神態

■蔡可風

詩人的遺愿

選一段 他的詩作
用一枝 角來朗誦
過往的浮名 換不來
一曲淺斟低唱
讓當年 緊壓在他肺部的 氣
重走過那曲曲折折的通道
血肉風骨金石連成的通道
喚出迴響

斯人已寂 遺下這段樂章
斯人已寂 笑含冥間推想
在他燃盡了的灰燼裏
找不到一粒舍利子
讓 晚輩 後人去揣摩
那困擾他大半生那顆結晶的
蒼涼

Oct. 2006 丁父憂時作

有個流浪漢
叫時間
性格多重
喜怒莫測
偏愛惡作劇
不知何時從何處來
更不知
何時往何處去
只見他四處晃蕩
在你我他
在生老病死
在柴米油鹽茶
在酸甜苦辣七情
六慾之間
晃蕩
樂此不疲
努力要將我們的一切
全晃蕩掉

■資中華

壺口瀑布

歷史
走到了關口
終於縱身一躍
時間
遇到了斷層
決不會因此滯留
生命的長河
總有奔騰激越的時候

聽啊，這咆哮的河水
正向我們訴說……

寫給秋天

才知道，什麼是成熟
成熟是盛開之後的無以言說
才知道，什麼是深沉
深沉是春夏走過之後的顏色

一陣風兒吹過
帶來絲絲涼意
只是內在的溫度
還保持夏日的狂熱

想要隨風飄落
投入一個溫暖的懷抱
那個播種的人兒
卻還在遙遠

眷戀的枝頭上
只剩下苦苦的守候
莫非真要捱過嚴冬
才會有春風吹來的時候

2006年寄自廣東

■杜風人 微型小說詩

中華文化醬缸系列

國 企

日夜趕工鑽營的工程
每一項目皆為人民服務
領導兩袖清風 口袋
裝滿了祖國

急診室

醫生聽診一車禍患者的口袋
無脈膊 推到停屍間
護士問惑 可是他還活著呢
聽馬寅初的話 別問

減 壓

香港網上鉅片 一舉成名的巴士大叔
情緒怒吼 你有壓力我也有壓力
八卦狗仔隊 偷拍女藝人
更衣室 犒賞八卦港民的偷窺癖

五體投地

上海灘 裸體小說搶灘弄潮
深圳 獨創深不可測的下半身詩
台灣更意象 有壯陽食譜下酒
陳水扁最寫意 露臍賺選票

農民吃香

大米田中共煮 一大鍋香噴噴的飯
分給農民 城市高幹吃的
外國人連聞也不敢聞的臭豆腐
以及 美國麥當奴的垃圾快餐

薰風輕柔
如夢似水
沿著您播揚的花粉
無邊遼闊的大地
奇花異卉
朵朵盛放
枝枝挺拔
處處璀璨春的喜悅
處處浮盪詩的暗香
胡適
您的黃蝴蝶
超時越空
高
愈
飛
愈
翩
愈
遠

寄自越南 2006 年 12 月

穩定壓倒一切

三座大山壓下冤苦無處伸的農民
紛紛上訪 他們以為北京是開封府
為上訪伸冤的維權律師 未審
先下獄 穀中驚見包青天

和諧社會

北京公車 擠滿芻狗雲煙
車上 檢票員掐死一小女孩
到站 有序下車趕另一站
羈旅 驛道 過客

■施漢威

春風裡的黃蝴蝶

■榮惠倫

歷史傷口

座落 Elm 和休士頓兩街的交臂
某某倉庫第六樓東南角
那個最最奪命的窗口
一支狙擊槍
無端挺膺起來

個儻英年的第 35 屆總統
甘乃迪的座車 開啟著拉風
正悠悠駛進 Dealey 廣場
夾道突發的驚呼中
他已經來不及撫恤
開花的腦袋

尊貴的美利堅第一夫人
稍後 萬種風情
落戶希臘船王窩心的
懷抱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
我才十六歲

後記：

2006.11.5 旅次德州達拉斯市，潘國鴻硯兄兼笛兄，引領吾們參觀當年甘乃迪總統遇害地點及紀念石牆。

車 龍

入晚 亂箭穿歸心的
雙向車隊
卻蜿蜒百里
千尋萬盞的
金睛 接龍著火眼
困獸著每一張
倦容

Nov. 1-2006

2007 年元月寄自芝加哥

■ 嚴力

任務來了

照片出來了
不能再往裡加入了
這就是歷史

但是

任務來了
你要從照片裡
想辦法把自己抽出來
你要接受新的任務

你要擠進長城
變成一塊古老的磚
然後再抽出來
插入市場的貨櫃

任務來了
儘管這是抽調一個人
但是切斷和嫁接歷史的
刀子般的任務
就這樣突然來了

就像頭髮

文明
就是在可預期的壞動作之前
完善懲罰條款的法律

人民智商的悲喜劇在於
崇拜權威甚於法律
所以就沒有哪一屆政府
能夠謙虛地面對崇拜者

同時
被法律一次次剪掉的枝葉
又一次次地萌發出來
那就不斷地修剪吧
這些崇拜者的頭髮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力量是往下的

力量是往下的

生活中的磨難與幸福
促使人類的眼淚往下
為了鑽石往下
也可以為了仇恨鑽石
為了親情、同情、友情
甚至鋼琴小提琴
也可以為自己
或整個民族甚至全人類

力量是往下的

作為知識
眼睛處於臉部的高處
不管是真誠還是表演
是固執還是見異思遷
是輕浮還是崇高
只要是眼淚就只能一路
往下

■ 藍亭

秋 月

我在明亮的一天
開始思念你的明鏡高懸
他們時常說到永遠

我想那就是你
好像從安靜歌曲旋律中緩緩流出的
滴水的季節，我們如何知道
這是你擱置喧鬧中細小的敘述

如藍色透明的細胞核
密密貼在一起，它們微型的對話
需要多麼渺小的耳朵

他們時常說到永遠
我只看到嘆息，在秋涼的枝頭
有人盼望雪
有人年輕的喜歡承諾
“一生守候銀色圓滿的愛情”

江 南

一出口便已抵達，
揉入清風嫩綠春水
為何不懂，女人將所有一切
留在三月煙雨間

桃花花香，書生晚唐
粉紅中遺忘了不多輕柔的遲疑
多少是你碎花漂浮的思意

江南水畔，青石小鎮
有誰真的看見，我夜雨葉舟上
沿著你記憶兩岸，垂柳糾纏
你在聽我遙遠細水，古老過客的眷戀

2006.7.

2006 · 2 ·

2006



向明輯

有時不意啟動記憶搜尋機制，有幸獲得一些詩的潛藏珠玉，不敢個人獨享，乃公諸大家共同品嚐。

■吹黑明

都有歌唱

在我的金絲絨般
舌頭的音樂臺上

一切酸甜苦辣
都有歌唱

■黃騰輝

逃 避

熄滅電燈
黑暗中、太多沉思

就在此刻
讓我逃開
嚴肅的現實

■古丁

雨 露

我祇是雨露而已
果子們成熟後
雨露就不需要了

我仍寧為雨露
是那風

■大荒

沉思的佛陀

別驚動他
讓他小憩一下
你看他多累
一坐下來就支頭打盹了

我們該作的 只是
為他披件袈裟

■向明

寫 夜

過濾掉一切喧囂之後
夜也睡了

祇留下蛙聲
還是不急不徐的宣稱
清醒

■方群

常春籐

攀過來
附過去
處處都是春天

辦公桌上

我小聲的告訴你
這就是永遠不老的
秘密

■彭邦楨

一片樹葉

一片樹葉飄落在我手中
為什麼不向天空飛去
這是牛頓說的
蘋果落地的定律

這發明該多愚蠢呵
然我大可向太空自由來去
何必一定要同地球人相處
為了清淨，且讓我上天去讀書

■陳斐雯

人生小揣

活著
要努力
酷似一個夢

是輕鬆的
你只是試著
不在死前醒來
要努力
躺在夢中
毫髮無傷地
活

■孫維民

老花

年逾不惑總有一些變化吧——
眼睛至書頁的距離遠了
和窗外牆邊那叢帶刺的九重葛
（盛開著夏日與紅花）
又太、危險地、接近

■陳達昇

靦腆

翻過深海來訪
扯著岸的臂膀
浪對岸說：
“走。帶你去看遠方的風景。”

岸仍一直退縮
深怕一豁出去
會留連成汪洋中的
一座孤島

■周夢蝶

失乳記

——觀音山即事短句

從來沒有呼喚過觀音山
觀音山卻慈母似的
一聲比一聲殷切而深長的
在呼喚我了

然而。我看見她的臉
我只隱隱約約覺得
她是弓著腰，掩著淚
背對著走向我的

■胡品清

摔傷

生命
一季秋
以善始
（彩葉繽紛）
以惡終
（群芳枯槁）

無法笑得最後

■梅新

白楊

不能飛
長高也是逃離塵世方法之一

於是，你就拚命的長
長得比誰都高
你從別人肩膀頭頂望下去
視野
廣闊，兼及別的星球

■渡也

毀滅

風奔過來把海撕碎
海把水撕碎
水把岸撕碎
岸站起來把風撕碎

而人把風海水岸都撕碎
把天撕碎

一個個倒下去把地球
把明天、全都撕得粉碎

■圓園

尾隨

如果你是
楓葉一片
我便是那
尾隨於後的另一片

在林蔭下 飛舞
在秋風中 盤旋

直到飄落
依偎成憔悴的紅顏

■花甲白丁

悲壯的浪花

岸 是我的歸宿
海 是我的故鄉
風 是我的主宰

藍天 白雲 海鷗
無票入場的觀眾

海 不喊痛
鷗 不叫累
而我只是一朵
即告崩潰的浪花
悲壯開始
悲壯結束

舊居

風刮雨襲
浮雕在心版
是昨日的驚弓
是旦夕的悽其

三更水滴
夢遂濺濕成
霜雪
菲
菲

新宅

東陽叩窗
一株探首的黃梅
笑傲崢嶸
歲月

不再風雨飄搖
梅香偷入了窗簾
輕吻親人笑靨
甜美可掬
張張貼上
揮春

2006.12.6 越南西貢

擺渡

窮此一生
卻無法縫合張開的嘴唇

鏡裏鏡外

一個天真無邪
一個居心叵測

2006.12.3 寄自越南

■ 趙明

微型詩九首

落葉

讓位是必然
傷感
純屬風言風語

流星

惟有把自己摔入
複雜的人世
才會綻放出美麗的火花

風

無端惹事生非
著實害了不少人
傷心落淚

星星

是誰把你的眼睛貼在
空中
教我整夜守著心事

瀑布

寧可摔得四分
五裂
也要發言

日出

急不可待的心
毅然跳出

夕陽

幹了一整天的活
也該停在枝桠上歇會兒啦！

■ 藍斯

紐約速描

之一●零點廢墟

一個巨大歷史傷口
並無結疤的樣子癱瘓
每年都有人手擎燭火
被深深的憂傷浸沒

眼看高樓起眼看樓塌倒

驚見一列火車在廢墟底下奔馳
我來不及掩口驚呼

之二●唐人埠

肩挨肩許許多多漂流的臉
很唐朝的孔膜
在他鄉如絲如網的街道穿梭
中國字招牌橫切直豎
葉落根紮的那種
起伏不已

突而一張陌生但既熟稔的貌容
朝面迎來
竟然這麼鄉愁

我緊緊擁抱歲月蒼老過的身軀

2006年歲末完稿波士頓

在去敦煌的路上

1

在去敦煌的路上空漠擁擠
沙海與佛海行人與車旅
馬蹄與駝鈴遠近
路上山邊佛居處處
層層疊疊若接若離的山門佛眼
大佛小佛幼佛老佛歡喜佛
飲風餐沙安然無語
其實佛無饑飽而慈悲樂觀
菩提蓮花不開不落

臥佛立佛唐僧唐人坐佛飛天
集居於莫高窟的壁畫大樓
(抄襲與盜劫也在莫高窟的大樓)
集居成畫成佛成經文
守著紅土黃土守著高原山林
紅塵飛沙走石人炊
沙海佛海守護自己
守不著抄襲盜劫
(佛體人體身首流落)

2

佛曰明月如燈目如清泉
目不識丁的禪空一張口
觀世音之慈悲無性別或許
指沙為河點石成金
普渡眾生動植人物
沙海佛海苦海回頭是岸
岸於何岸？水源何頭？
尚未出海 回到海洋
回到盜劫之前而見
源頭生死

3

層層的敦煌帶帶代代飛舞
雲衣水袖肉身石身
畫壁飛天眾生佛生此岸彼岸
無岸之岸無界之海
極樂西天不遠就是敦煌
天使飛天散花無經翅膀只要一付
飄帶行空環舞
轟炸與死亡是另一群人
另一個沙海另一種信仰
另一個西天另一個天主

原罪製造者 不識菩提蓮花

4

坐佛成一座蓮花
臥佛成一條河川
立佛怒目而起破雲而出
比高紐約的學生雙塔
無窗無齒無門之劫難
此岸彼岸的哀傷與憤怒
上界下界佛以何觀？
蘋果與蛇的爭論
回到伊甸園回到足球場
狂歡與死亡還是回到球場？

5

在去敦煌的路上擁擠的空漠
天水與酒泉遠不遠？
幽州台的悠悠如果在附近
陳子昂該回來看看
看人的風景看看風景的人
看佛的風景看看風景的佛
看畫的風景看看風景的畫
看駱駝的風景看看水草的駱駝
不可無酒無人煙
煙不在烽火台上就在我手中

6

在去敦煌的路上擁擠的空漠
畫樓佛居之外山泉溪流
莫高窟的風景一如江南
莫高窟的美女天使之美
豐滿如唐代貴妃的後裔
而葡萄酒胡姬酒香
不像長安西鳳如火之烈
如水之溫柔令人欲醉
夜光杯還是要回到月之長安

7

出不出陽關先回到敦煌酒樓
蓮花煙草風沙觀音佛與美人
(駱駝的絲綢之路樓蘭空遠)
一乾文化的鄉愁文化的童年
似乎未乾已醉 並未忘卻
莫高窟的美人一日遊侶姓滕
如從滕王閣走來唐代明空武后

蘭州意象

吻黃河源如蘭之舌之心
蘭的蘭州 蘭州的蘭
劍與蝴蝶水袖紅綢之舞
文廟飛簷畫舫言五律言詩
水墨樓台元宵燈會一如長安
走馬觀走馬燈荷花蓮花遊魚皮影
大紅大綠大觀細觀今古之盛
黃河細流悠遊過蘭市東行西遊
金屬拱橋如門環半開以風手
泥足叩響長空的煙塵
古典的城樓工業化了的煙水
側臥如女性的細柔睡姿
水枕河床光赤赤之野的浪漫

蘭州的天空高高瘦瘦長長
掛在河西走廊上的雲東遊
來自天上的黃河水聲
金屬的硬度和緩的急迫
長安之西迪化之東
華中之華華蘭之中
迪化已曰烏魯木奇(?)
如長安叫西安(?)
(其實長安在蘭州之東)
蘭州還是蘭州
蘭的蘭州蘭州的蘭
中土本色王者之華

市潮人浪劍與蝴蝶齊舞齊
飛 沾不沾上飲黃河之水的
黃河蘭 吐鋼鐵三合土的
芬芳 玻璃的心肺風沙的口腔
一如芝加哥在美中 同一個
東西半球部位 躍動鋼鐵的謳歌
湧聚擴散以敲擊樂的鼓錘
錘響中國的音色 向四方如
曠野之吼 如酒泉噴湧我之豪飲
有無爵士吉他不無咖啡
就名之曰蘭香咖啡吧！

2006年2月20日在紐約

■張耳

讓它風流，讓它純粹

不要動，不要搖
不要速食麵盒子，煙頭，飲料瓶
不要手紙，果核，垃圾袋
不要加冷盤，或者宮保雞丁
不要顏色，正片或底版
不要聲音，不要很多情節
不要大場面，不要人物性格
不要眼淚，不要怨恨
不要名家時裝，或者化妝
不要乳罩，透花內褲
不要你流血
不要把老房子炸掉
不要大壩，架一座橋
講故事吧，不要講道理
不要那麼看我
不要喂我蘋果的心腸
抱緊我
這捧清亮不要讓它變成湯
抱緊我
不要讓你的水
流失這些充滿歡笑的
早晨
下午
和
夜

峽

鳥叫，飛過去，魚。
虎不見了，一撲
又一條運煤船。
鳴，從左舷相顧
鳴鳴，從右舷致意。
兩腿夾緊
雲雨迎面撲來
只有後仰，你後仰

接受無法排解的襲擊
放鬆，注視

山
緩慢伸展腰身並更加緩慢栽入水
兩腿間
河心。
世界是你們的
鳴，回聲。

取景框裏的現實帶上一種
舊情調，使感受正在變成傷心的
幸福，並且由於日日加重的份量
而不能呼吸
因為陽光想抹去你
手指卻停在半空
鼻尖、筆尖、寶劍
鏡頭，一遍、一遍搖過
看誰能抓住最佳
姿態：魚入水
完美、體貼
卻必定消失在河的日程。
不管吧
現在不管。
峽
夾緊兩腿
托起
魚鷹。

讓我們一起變老

讓我們一起變老
可我們憑什麼？你沒說
憑紙上寫下的變形世界，這些
誰也不相信的語辭，隨意裁剪的
句子？心中仍然願意想像的
感情？還是不說愛吧，因為
誰也不認為我們的日常
夠用得上這麼宏大的字眼：
換尿布，削蘋果，擦屁股
磨咖啡，看報上的標題

■哲明

素描台灣

1. 淡水

誰在淡水河畫上艘艘魚船
城鎮漂泊了起來
紅毛城在高處，駐守整條河灣的歷史

遊客在老街吃著阿給魚酥
沒人察覺，阿婆的攤販上，我們
將是一顆顆時間漚乾的
鐵蛋

2. 金瓜石

階梯的末端，看見一座神社
顏圯在金瓜石山腰

溜金熱，如同落在基隆山的夕陽
失去溫度
留下金黃色傳說
在歷史書頁裡，閃閃發亮

僅舉一早的例子。

白裏透黃的眼珠，越來越忪的
眼瞼，是呵，鏡子裏的兩位
一天天變老，但我們真在一起嗎？

你在你的想像裏
我在我的，從想像裏走出來
是誰都不可愛的
世界：匆忙且蓬頭垢面
感情危機。可也不對
危機是個事件，日常不是：
比如，洗慣內褲的手找不到
第一次摸到的水

再見，甜心兒，好好的

■徐江

仲夏日之夢

這是一個
極具專業水準的攝像師
在他的鏡頭裏
美女始終居於畫面中央
每雙夏裝映襯下的靚腿
在螢幕稍下的位置
都保持端莊的交疊
同時能看出該攝像師並沒放棄
對捕捉走光哪怕一絲的警惕

類似畫面
你每天司空見慣了吧
可是剛才這一瞬
感覺確乎是不同的
因為就在擔心或等待
那雙腿突然張開的一刻
我突然意識到女主播剛才是在介紹
一部有關遠東審判的電影
而剛剛在網上我看到日本的修憲者
正在美帝的慫恿下
堂而皇之地否定侵略

中國木乃伊

最可怕的事情
總是出現在不經意間
比如現在
我在流覽新聞網頁時
突然看到了這一頁
一排出土乾屍的圖片
羅列於眼前
眾屍之中
一個嬰兒栩栩如生

2006年寄自天津

■黃奇峰

滿地可 Montreal

一、夜生活

燈飾迷惑了這城市的夜
我們急不待地躍進這聞名的
嘉芙蓮大道
行注目禮
或因維多利亞長週末假期
稀疏遊人商店十室九閉
祇有幾間活色生香的色情場所
還在迎新送舊營業中
一位站在門口的年青扛客
特意挑逗我們說：請進
這裡一班小姐
功夫比李小龍還好
夜風颯遠我們的笑聲和身影
靡靡細雨中踱回酒店就寢
在滿地可度過
初夜

二、St. Joseph Cathedral

A. 笨鐘

幾個笨鐘
不知搞什麼噹噹
原來是巴黎鐵塔
擺不下的
recycled 來的
過氣
贈品

B. 教堂

那些掛在教堂裡的拐杖
是表彰神蹟
想起我平時教人多做全身按摩
日久就可拋棄拐杖
這班人似乎也欠了我
一座大教堂

三、聖母院

我寧可去洛城市中心看
新建的皇后大教堂
或去看聖母對壘南加大
也不想跋山涉水
千里迢迢來鬧市站街旁
看一個不得其門而入的
舊教堂

四、奧林匹克運動場

Biodome & Cablecar

虧了大錢的七六年奧林匹克場所
點石成金成了旅遊景點
乘坐蒙特婁的纜車衝頂
在高處鳥瞰全城
再下生物館花數小時
遊遍熱帶雨林南極洲大西洋
賞覽七大洲五大洋的
稀有奇珍

魁北克城 Quebec

我們穿過了舊城牆
憑吊一下當年英法巷戰的
古戰場
登上蔣介石邱吉爾羅斯福
二次世界大戰會議後寢息的
古堡大酒店
夜裡步行到舊城去“蒲”吧
哀情地看到我城的 Mighty Duck
被加拿大的油人
獵倒了
霎時
層層夜幕細雨把我們這些歷史過客
深深籠罩沖刷掉了

2006年12月

■陳銘華

問 題

鳥飛了，他餵空氣；魚不見了，他餵水。他繼續餵，繼續餵

空氣依然歌唱，水照舊游來游去，只有他，攤開雙手不知是游好還是飛好

2006年8月18日

答 案

子非鳥，子不能飛。當然有些人能，例如從高樓躍起、攀小飛機機翼等等……子非魚，子不能游。當然有些人能，例如借助舊車胎、空汽油桶等等……不但能過海峽，甚至能遠渡重洋。但我們終不能生活在水裡或空中，因此游好還是飛好這個問題沒有答案，而只有決定

幸而，這些苦難都被刻意地去淡忘了，淡得只像電視熒屏裡的紀錄片某個鏡頭一樣，他要的決定不過是繼續看還是不看

2006年8月25日

■楊嘉輝

朋友二號

行神蹟奇事需要各種煩瑣的手印和容易令人神經衰弱的
噓寒問暖
由於時間關係門徒就只好以剪刀石頭布來決定誰醫病趕鬼
誰燒飯、賣主、以及出場的先後次序
最膚淺的就被指派用手輕揉
迅速地以順時針的方向攪動並口中碎碎唸唸
奉父、子、聖靈的名施洗
直至米水呈奶白色
祂就舉目向天餅就擘開就風和日麗
就說：“把你忘得一乾二淨。”
蒙恩的都用五餅二魚拌著飯吃
條件是必須在冬天來臨前盡量讓皮下的脂肪厚厚儲積以便
運氣裹毒，因為雞鳴以前你們要三次不認我
我就佔了機先連發十招
可惜一時間並未能消滅
聖靈的感動，門徒就吐血
主就治死就各人體內私情邪慾的衝動

■杜舜年

葉之下

落葉飛下，
空氣被砸出凹陷，
那片小小的天空，
變出的雷鳴與風狂，

枯葉飛下，
罪惡與德性的陌路人，
那條小路在空中飄搖而下，
那是最自然不過的結束。

面對窗櫺，
生命啞然失笑，
苦澀的紅色緞帶圈起飛葉，
旋轉，粘滯得不忍離去。

窗外榕樹枝葉搖曳，
那些葉片已被經年忘記，
你的愛戀故事在窗櫺飛逝，
不知那灰綠色窗紗可有記憶。

■常建世 大理

下關風

很健壯
一年吹兩次
一次吹半年

上關花

靚女般的豔麗
每一朵
都是熱門話題

蒼山雪

季節的風一吹
仙女撒下的花就彙聚成
人間最美的哈達

洱海月

閃爍
只要一閃爍
滿湖就流淌銀子

2006年寄自雲南

■魯鳴

某種東西

某種東西
你們說不清楚
我也說不清楚
死亡很可怕嗎？如果可怕
為什麼要生育孩子而讓他們長大

天氣非常炎熱，白晝出水
我和你們都身臨其境
夏天已走近最後的日子

上帝溺愛我們
一本聖經，掠過耀眼的陽光
滾燙，刺痛。我靠近你們
智慧最初的形象在淺薄年代裏穿行
我遲鈍無策

某種東西在八月裏變形
毫無疑問，我有負罪感
當你們把手伸出來
我有愧把它們握得很緊

我終於去了遠方的村莊
山雨滂沱。我在你們聽說過的木屋裏
寫小說。我的汽車
在黃昏無人的地點壞了
和外界隔絕，卻讓我看見
你們排隊成行，聖光充滿

牧羊的聲音在山那一邊響起
我在懸崖觀雨
你們不會在旅途上停歇吧
某種東西會使人豐盛
而鋒芒銳利也會削弱一個人

2001/8/10 Moosehead Lake

■彭國全

濕漉漉的史頁

在歷史浩繁的宗卷裏
有一頁濕漉漉的史頁
五十多年了，那濕濡
滲透了以後的年年月月
一直到今天

赤道的驕陽能曬乾它嗎
那二十萬慰安婦淚雨淋遍的史頁
沙漠的熱風能吹乾它嗎
那二十萬慰安婦血痕沾滿的史頁

她們本是窈窕的淑女
她們曾是賢德的婦人
美麗的眼裏充滿憧憬的閃光
但是，日本兵姦污了亞洲二十萬
碧玉無瑕的貞節
以刺刀逼良為娼，毀人一生
二十萬個悲劇早已落幕了
二十萬個劇本誰不掩卷沉思

在依紅偎翠的楚館秦樓
那麼多豔史留下了什麼
也只不過幾句豔詞，一些狎語
二十萬慰安婦的血淚史
不須太史磨墨
不須董狐代筆
已滿是怒火焚了又焚的詞
已滿是悲涼冷了又冷的字
弦月缺到最後的一縷光線

凝下流螢般的淚光
還為女性的花朵被摧殘而憂傷
朝陽也視強暴為雄性的恥辱
漲紅了臉

世上最不光彩，最齷齪的
莫過於獸行了
難道當成日本國魂的風流韻事
而恬不知恥

■馮磊

女兒

就像此刻，那個舞金箍棒的孩子
她，興緻勃勃，並因此緊緊抓住
快樂的尾巴

——一塊錢買來的歡樂
可以讓她滿足一個星期

現在好了。這個星期
我們的屋子裏
充滿了一塊錢的快樂了

我於是心存感激。對這廉價而真
實的東西
我寄予希望
就像我此時看著她，心中默念
期望她成為一個幸運的孩子：

快樂，但是偶爾頑劣。

2006年寄自山東

富士山凝固的岩漿噴口張著
永遠閉不了嘴
寒風吹響了火山口，發出
似人不是人語的呼呼聲
強作含糊其辭的抵賴

附記：“過去數十年來，日本一直死不承認慰安婦存在的事實。在亞洲婦女堅持不懈的鬥爭下，年前日本終於承認這一事實。但又不給予賠償，並企圖逃避承擔法律責任，於是日本政府就策劃並資助成立了一個民間性質的基金會，以私人補償金為引誘……用美麗的語言欺騙亞洲人民，包括數以萬計，蒙受無盡苦難的各國慰安婦。”

——摘自《慰安婦所求不僅是錢》
(該文作為“二次大戰結束五十一週年紀念”特稿，見1996年8月15日《僑報》。本詩寫於同年8月。)

■李斐

冬日——詩寄極北

在漫長的冬日
想你踏著愈積
愈厚的雪堆
一高一低
的脚步
夜色緩緩下沉
想你逐漸逐漸
呵氣凝冰的眼鏡
熟讀了四季轉易
生老病死的內容
一幅智者的容貌
翻閱大地如書頁
拐彎在長街盡頭
冬日好像是別人的

2006年12月6日紐約

潦倒紐約，少林 武僧自縊

“喃嚨阿彌陀佛，恆哉！善哉！”

.....

十八羅漢手揮出，手足肋膝肩膀
外三合劃地為圓
昭陽拳縱橫開闢，眼神力氣意念
內三合吞嶽若方
拳臂指掌擒拿四度空間
龍游虎躍豹騰鶴翔蛇行
爐火焱煉五形如何人形
投身洪爐莫若眾說紐約
民族大熔爐來自世界
各地英雄好漢偷渡客
皆有備跳進火鍋或油鍋
超卓者烙熬與凡庸錘銼
半人半獸狀似五形欠多磨
遑論衣著神職大士也削職降級
嗟乎每人每天皆營謀汲汲
生活熱鍋下餘剩半截糜爛

走，還是不走
一個永久的問題
走與停之間
又一個世紀過去了

瞎，并不可怕
就怕鏽了
一隻眼瞎不可怕
就怕兩隻眼都瞎
走不了了

無題

時針褪去斑斑鏽跡
露出歷史的真相
鐘擺還是那個鐘擺
搖搖晃晃著
一個模稜兩可的世界
左眼瞎的人說你
快了
右眼瞎的人說你
慢了

2005.11.22

■明迪 走

■歐陽柏燕

刀說

切開疼痛的往事
以無數切、割、剝、刮
刺、剖、剜、刷
種種陽剛的姿態
狐媚的身影蠱惑眾生
刀說
你我的骨血中一直儲存
好戰的殘忍殺機
打鐵師的脈搏一直敲響
試煉鋒芒的野心

再也切不出一片
溫柔的月光取暖
刀說
無須集合轟炸遺留的碎片
或以手工鍛造新款式
只需提醒世人
戰爭
是一朵野蠻的紅花

釀

打從堆疊的麴塊
流轉過無數接引的手
每一顆獨立的高粱穀子
彼此相約浸泡
培養默契
調和寶月泉的呼吸

每一株菌種都充滿神秘
矮性的原地種
搭配強韌的北掃種
再包容早熟的金選號
自然發酵成一首歌
蒸餾出晶瑩意象
生命一次次甦活
發出驚嘆

2006年寄自金門

莫笑眾生芸芸鑽營為生計
長恨此地談空容易破空難
紅塵萬丈一擲山河帶
絆足纏頸生死本無界
徒負祖師西來面壁石
回頭無岸二祖立雪亭
長嘆只道未進藏經閣

“喃嚨阿彌陀佛，悲哉！哀哉！”

2006年12月3日紐約

註一：2006年11月27日紐約《世界日報》A1要聞，標題“潦倒紐約，少林武僧自縊”借用為此詩題目。原意武林一脈，心禪同源，為27歲武僧釋恆善紀念也好，悼念也罷，而寫。

註二：“少林山河帶”，布狀，少林軟武器一種。

■章治萍

最輕之重——關於昌耀的四個節章

題記：我相信永恆的東西都隱藏在平凡之中，那些超越平常的“存在”，如果再以絕望的形式回歸到毫無重量的生命經驗中，那是多麼偉大的事情！

一

淫沙夾裹著古老的語病在最輕的荒原上抒寫最重的歷史。這便是您給我最初的印象：那些崩離的生靈於毫無妖豔之嫌的風景中四處祭奠著他們的親人。大青海我的青海，英雄的大青海，靜靜地宛如一頭裸奔的藏羚羊以人們陌生的態度和形式，靜靜地等待著陌生的獵人靜靜地呻吟並幸福地碾壓最有個性與品味的瑪尼石在所有聰明的鷹匍匐在永天恒地的時候，惟有他聳立著如同那些聳立著的偉大的主或者那些被主叫喚過的蜥蜴和一直被奚落著的詞

我看到太陽深處的猙獰。看到英雄在殘忍的空氣中溫柔地呼吸

二

這便是你踉蹌的慈航伏在主的肩頭劇烈喘息的緣由更甯說還有尖利的憐憫之箭鏃，朝著你最為脆弱的所在咬下了幾十年的壓迫。當經典的戲劇令我們麻痺歷史並不因麻痺而能夠重新開始，這便是我們的過錯我們雄壯而在荏弱的牛群，也並不會因我們的輕蔑而停止敲擊被壓迫的家園。人們隱約觸到寒冷在寂寞中感覺絕望，並在絕望中種下絕望或者那些被主祝福過的螻蛄和一直被放逐著的芨芨草

我看到太陽深處的猙獰。看到英雄在殘忍的空氣中溫柔地呼吸

三

是的，威脅並不能在錯誤的季節綻放誰的靈魂關鍵是猝不及防的奇襲，總是咆哮來海嘯和許多並不靈巧的咒術，以及並不能承受光芒的光芒是的，那些無法逃脫的時間，在驚駭的照耀下永遠延續著他的生命。如此詭秘的昭示分辨不清誰雄誰雌，衡量勝負趨勢的那只熟悉的手

■依雯

不老的春天

思索甚麼？
多麼熟悉聲音
聆聽到的
話中人正是昔日我們

那段日子
豈忘當年豪氣干雲
我們一直自監製那部瓊瑤著作
的菟絲花人物
我們一直很投入書中的角色及
模仿著真情流露
究竟怎麼一回熱潮事的？

使每顆夢想
以及
每顆飄在風裡的蘆絮
和每顆眼中的彩蝶
浪跡
天涯

2006年寄自越南

是如此的鬼魅而矜持
或者
那些被主呵護過的嬰兒和一直被尋找的骨骸

我看到太陽深處的猙獰。看到英雄在殘忍的空氣中溫柔地呼吸

四

我不會忘記不斷被狙擊和追殺的水在絕望中濡染過一切這過程盈實的章節，蘊藏一瞬間雋永的決鬥當一切飽滿的希望凋零成塚，死者步入現在的死活者走向未來的死。我想，此時沒有英雄；此時不會有熾熱的清淚灑上挽聯；此時，乾坤不會挪移來微妙的情景……我想人們不會得意。我想被光芒圍裹住的空茫不會圍裹住角落間的璀璨。孰重孰輕抵達終點的詩行對主題肅然起敬——逐漸淡漠進行著的交媾天也就自然亮了或者那些被主預言過的速朽和一直蒙騙著的理想

我看到太陽深處的猙獰。看到英雄在殘忍的空氣中溫柔地呼吸

2006年6月7日于碧苑飄塵坊

■楊明通

李 達

為了
讓我們不輕易感冒

招聘
流鼻水的人
招聘
悲觀的人
招聘
那些有毒的物體
喝淮河水污染長大的人

窺 探

摸大象屁股的人
很多

給大象獻血的人
很少

在肯德基大吃特吃的
我，略數了一下
大概三百多個瘋子進場了

符 號

玫瑰
非玫瑰

玫瑰
反玫瑰

玫瑰
非反玫瑰

她們苦熬著不去睡眠

■施亦欣

糧 食

一個不太強烈的一個想法
在麥收的時候
像所有的麥穗中最不起眼的一株
也冒出來
在太陽下泛一層靈光
一道道滑過麥田
麥子一排排齊刷刷
倒下
然後 運到場上
碾得支離破碎
杆叫麥秸 粒叫糧食
前者餵牲口
牲口都是一樣的勤懇耕耘
後者養君子
同樣養小人

2006年寄自山東

靠玫瑰分泌的有毒的汁水
存在，而自私，自慰，爭吵不息

狼

在鋼鐵大廈上
身體不再是靈魂的容器

你遭受了某種拋物線一樣厄運
你對著漸漸遠去的月亮露牙嚎叫
你不明白它無故地離去

發抖的天空上，沒有你的墳墓
沒有通向死亡的路

2006年寄自廣東

■王妍丁

致瑞典哥德堡號

認識一條船
是在二百多年前的瑞典
那時岸已在岸上
岸上有老人也有孩子
有男人也有女人
他們都多情地擠在岸邊

船艙裏是正在旅行的
一個唐朝
從瑞典到唐朝
確切地說是從唐朝到瑞典
所有商鋪都保持著
最中國的禮儀

900米
真的只有900米
我一直懷疑那是海神的一
次惡作劇
不然“打撈”的記憶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茶香

它們漫溢了四個多甲子
讓海水和時間
都染上了相思病
清冽的岸
就那樣信心百倍地翹首
等著一條遇難的船
快樂地回家

2006年寄自瀋陽

■仲彥

藍色的夢幻升起來

藍色的夢幻升起來。靜靜地
不停上升，上升
籠罩藍色的女子，藍色的
樹。沿著細密如
脈管一樣
牽腸掛肚的
樸素田埂
這些好看的
水色女子 在鄉村 在情歌野草一樣
遍地開放的藍色鄉村
不停移動，不停靜靜地
在心上走
在心上 好看地 纖塵不染

這時是早晨。早晨的濕霧
每句抒情的藍色露水，以及開始
芬芳的藍色炊煙
如煙似霧裏太陽含情的目光
發現她們的背影
悄悄移動的姿勢楚楚動人
並且藍色鄉村
就是她們刺繡心事的
溫情閨房 她們纖巧秀麗的手指
像翩翩的舞蹈
纏繞升起的 藍色夢幻
用陽光一樣的五彩絲線 紡出
她們想繡的哪朵語言？
在命運的枝上
綻放成絢麗的
樸素愛情

靜靜升起的藍色夢幻裏
不停描繡的俏麗女子
很多話植進細密的田野
並且長出黃豆、花生、還有靜靜
含苞的稻穀
這些吃五穀長大的 水色女子
比五穀漂亮

比五穀樸素
更帶有泥土芳香
所以這些地裏長出的
藍色夢幻，一直不停靜靜地
靜靜地 日漸黃熟
不久要被後生的粗糙手勢
變成鐮刀
流著淚水 一遍遍 精心收割

女子們唱歌
女子們動情地彎下
樸素腰身
一邊想像收割自己的模樣
一邊在村莊的懷裏
異常勞累地
做好些事情

好好地愛。收拾他們日子裏面的雜草
這些水一樣，晶瑩透亮的女子
手中的農活
不小心碰著了一棵後生
心裏很樂
小小火苗
把嫁期燃成 藍色夢幻
並且漸漸，靜靜升起。這些好看的
水色女子
藏進枝枝蔓蔓的嫁歌
用藍樹葉一樣的荷包
遮掩羞紅的愛情
荷包表情上 最甜蜜的那朵
終於很多女子坐進一地嫁歌
不勝嬌羞的水色新娘
藍色夢幻遮掩著
村莊看不清
但總是看 並且一直很久
一直很動情

並且藍色鄉村 變成她們刺繡心事的
藍色閨房 又一茬成長的 水色女子
繡出的藍色夢幻
不停地 靜靜上升，上升

2006年寄自湖南

■遠程

嘉峪關上

揣著
沉鬱的心
跟著
雀躍的隊伍
走進這——
歷史的風雲畫圖
雄關依舊
山川永固
千年將軍夢
百代征夫淚
壘成這高堞厚土
羌笛遠了
柳絮飛了
那團雲薄霧
仍把悠悠鄉魂留住

敦煌——莫高窟

晌午
和暖的陽光
能否走進
飛天的夢縈
敦煌——莫高窟
東方文明不老的
偈語
已把人類
無數的視線打成
難解的結
這裏
不僅是藝術的祖居地
這裏
依舊是人類童年
共同的精神家園

2006年寄自廣東

美國 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①

——張子清 譯輯——

後垮掉派詩人概況

眾所周知，20世紀50年代，在三藩市著名詩人雷克斯羅思的促進下，金斯堡、斯奈德、凱魯亞克、麥克盧爾、惠倫、巴勒斯、科爾索、奧洛夫斯基等一批垮掉派詩人脫穎而出，逐漸從邊緣的先鋒派詩人地位跨進美國主流詩壇。其中金斯堡成了擁有全世界讀者最多的美國詩人，儘管他無緣戴上美國桂冠詩人的桂冠或獲諾貝爾文學獎。隨著時間的流逝，到了20世紀後期，垮掉派詩人已經風光不再了。對此，傑克·弗利在一次被採訪中說：“代之以痛惜垮掉派一代人的‘走去’，我們應當問他們的能量如何被現在利用。何種的《嚎叫》，何種的《科迪的幻象》可能地留給我們？”^①對弗利這發人深思的提問，後垮掉派詩人做了最好的回答。

80年代早期，一批成熟的詩人開始用“後垮掉”(Post-Beat)和“新垮掉”(Neo-Beat)一詞來描述他們的藝術風格，因為他們在追求自由和新生活方式、張揚反叛的個性、抗議社會不平等、堅決反戰、關注環保、大膽表述性體驗、探索新的表現手法等方面一脈相傳於垮掉派詩人。“後垮掉”一詞直接表達在詩裏的最早見於史蒂夫·達拉欽斯基(Steve Dalachinsky, 1940-)創作於1980年發表於1985年的《後垮掉派詩人》一詩裏。詩的開頭是：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我們是電視的一代
我們是吸毒、性愛和褻瀆的真正的感受者
我們是戰後試驗的事後思考者
我們是騷動和變化中的國家的後果
我們是被糟蹋了的適應性強的和被歧視的
最後超過三十歲的一夥^②
我們是原子彈的受害者和吸食迷幻藥的墮落者
我們使大麻成了家喻戶曉的一個詞，遭到我們的父母反對
我們試圖澄清擺在我們前面的一切知識

如果說詩的開頭用反諷的手法強調後垮掉派詩人的玩世不恭和反戰情緒，那麼詩的結尾則點明了他們的生活態度：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
在對我們最近的傳統更加置信不疑和自豪時
發現懶洋洋躺在彩色電視機旁地毯上
蜜色貓冷漠的綠眼睛

我們，嬉皮士，不分階級
非常原始的20世紀
非常的資訊靈通
我們都有我們的特長
我們的意圖
我們個人的風格
我們的信仰
經常改變而又總是一樣
我們都有自己的好日子，我們的時代來臨了。

達拉欽斯基這種不斷羅列事物的藝術手法並不新鮮，早在19世紀惠特曼大量使用過，垮掉派金斯堡使用得也很嫺熟而突出，不能典型地代表後垮掉派的藝術特色，但是，他的貢獻在於他首次在詩中鮮明地宣告後垮掉派的存在和他們的生活哲學。同時，他也透露了後垮掉派詩人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否則他們不可能有養貓的閒情逸致，讓貓懶洋洋地躺在在電視機旁的地毯上。垮掉派詩人以前過的是波希米亞式的生活，那時生活費用低，房租和食物便宜，他們到處可以流動而放蕩不羈，可是到了70年代，美國經濟下滑，使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失去了經濟基礎，因此多數後垮掉派詩人不得不找穩定的工作，例如找大學教授、編輯、社會福利工作者、牧師等使生活有保障的職業。

弗農·弗雷澤說，他在通信和談話

時使用“後垮掉”這個詞來描述他的詩歌和小說的根。其他的一些作家則喜歡在雜誌和電子出版物上使用“新垮掉”這個詞來彰顯他們的寫作風格。他認為，“新垮掉”這個詞不太準確，這意味著這些作家是在有意識地和垮掉派競賽，並想超過前一個時代的垮掉派文學風格

，實際上不然，後垮掉派作家其實是在新時代沿用和擴展了原來垮掉派作家的風格。垮掉派使用詩行鋪滿稿面的手法，後垮掉派的一些詩人也在使用。五六十年代垮掉派詩人，例如肯尼士·雷克斯羅思、勞倫斯·費爾林蓋蒂、傑克·凱魯亞克、肯尼士·帕欽等，愛用爵士樂伴奏他們的詩朗誦，幾乎大多數後垮掉派詩人也都喜愛用樂隊或音樂伴奏朗誦，例如，弗農·弗雷澤在樂隊的伴奏下，既朗誦又拉低音大提琴；珍甯·波米·維加(Janine Pommy Vega, 1942-)與管樂隊一起演出；米克哈伊·霍羅威茨(Mikhail Horowitz, 1950-)用爵士樂、滑稽說笑與他的朗誦結合在一起，藝術效果極佳；巴里·沃倫斯坦、勞倫斯·卡拉迪尼(Lawrence Carradini, 1953-)、史蒂夫·達拉欽斯基等詩人在前衛爵士樂伴奏的朗誦都生動活潑，吸引觀眾。他們擴展了音樂伴奏朗誦的傳統。弗雷澤認為這樣的朗誦，能使伴奏者幫助傳達詩的情緒和意義。這和垮掉派詩人用博普爵士樂伴奏朗誦有所不同。金斯堡和巴勒斯後來才用先鋒派作曲家和爵士樂演奏者為他們的朗誦伴奏。弗雷澤堅信，是後垮掉派時代的錄音製片公司為了商業目的而發展了詩人與演奏者合作的藝術。

另一方面，後垮掉派詩人試圖挖掘語言表現的潛力。愛德溫·托裏斯(Edwin Torres, 1958-)在紐約東村另類文化的薰陶下，在探索英語表達方式的可能性上狠下工夫，其風格接近語言詩，他的朗誦很難使聽眾很快得到感應。弗雷澤在語言運用中吸收凱魯亞克即興創作技巧。霍羅威茨從金斯堡運用俏皮話的技巧中受到啟發，通過雙關語，擴展語言表現力。英語讀者尚能欣賞他們挖掘語言表現力的種種嘗試，但無法翻譯成

漢語。無獨有偶，中國的中間代詩提倡者安琪（1969-）最近似乎也有類似的嘗試，例如她的詩集《任性》（2002）。這類詩在書面閱讀時已經使讀者感到費勁，當然更難通過朗誦接近廣大的讀者群。弗雷澤已經認識到這種藝術手法的局限性，在他編選《後垮掉派詩選》時剔除了這部分詩人及其作品。不過，他今年出版的詩集《即興：1-24》（Improvisations I-XXIV,2000）和《即興：25-50》（Improvisations XXV-L,2002）卻是只能供視覺欣賞而無法朗誦的語言詩和具體派詩。看來中國的安琪、康城們從弗雷澤偏重擴大語言詩性空間的這一面也許能找到知音，她（他）們任性（或韌性）地堅持自己所鍾愛的藝術形式遲早也許會有所成就。

後垮掉派詩人對垮掉派詩人有繼承的一面，也有區別的一面，其區別至少有五：

1. 弗雷澤認為，20世紀60年代之後，垮掉派詩人為美國開創了包括服飾和髮式在內的異於傳統而又各色各樣的生活方式，而他們的作品和生活方式為後垮掉派詩人更大膽表現自己鋪平了道路。相對而言，垮掉派詩人所處的時代比起後垮掉派詩人所處的時代，社會壓束力大，限制嚴，而後垮掉派詩人比垮掉派詩人的生活環境寬鬆得多，因而言行更加自由。③

2. 基於市場的需要而被出版社和批評家放在垮掉派作家之列的查理斯·布科斯基對後垮掉派詩人有很大的影響。④布科斯基是一個比較寂寞的藍領詩人，他關注的是社會下層的生活：無家可歸者、與酗酒的女人鬼混者、賽馬賭徒、做下賤工作的人。他雖然不被美國學院派看好，但他對上流社會大不敬的態度和前衛的或“反文學”的寫作風格卻對後垮掉派詩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他的名聲遠播歐洲。

3. 後垮掉派詩人參與到幾乎每個中等城市都存在的另類文化活動之中。他們除了在各種小雜誌⑤上發表作品外，更積極投身於混合媒體的詩創作（例如，網路版詩），在《傑克》、《文學反沖》、《牛奶雜誌》等線上詩雜誌上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電子出版物上發表詩

作，而且他們通過互聯網、e-mail、互贈出版物，幾乎把全美國各個中等城市的志同道合的詩人建立起非正式的聯絡網，他們為此都樂意稱自己為後垮掉派詩人。他們這種發表和出版方式在垮掉派詩人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在年齡和出道的年代上，他們有些像中國的朦朧派詩人，但在發表的方式和鬆散的相互聯繫上則有些像中國的中間代和70代。

4. 後垮掉派詩人對垮掉派詩人而言，是年輕的一代，接受新時代的藝術影響

，因而影響了他們對語言的使用。例如

，斯凱勒·霍夫曼（Schuyler Hoffman, 1947-）酷愛抽象表現派畫家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56）⑥的藝術表現手法，深受其畫風的影響，以至於他的詩中的詞句也常常瀟灑稿面。霍夫曼除了用樂隊伴奏他的朗誦外，還拓展了垮掉派詩人書面藝術形式上的表現空間。

5. 由於女權主義的影響，後垮掉派女詩人，例如綺麗兒·湯森（Cheryl Town-send, 1957-），萊斯利·萊恩·拉塞爾（Leslye Layne Russell, 1946-），比垮掉派女詩人在暴露色情方面更大膽，進一步擴大了垮掉派已經開拓的這個為大眾可接受的題材範圍。

和垮掉派詩人被主流文壇接受之前的處境一樣，後垮掉派詩人現在處於文學的邊緣。正因為如此，他們關注社會問題，例如，科帕爾·戈登（Kirpal Gor-don, 1952-）用垮掉派的藝術手法，對無家可歸現象和其他的社會問題發表犀利的抨擊，因此他的朗誦能產生很大藝術感染力。他們容易接近社會底層的廣大讀者群，這就決定了他們的作品平民性

，而用前衛爵士樂、攪笑和朗誦結合在一起的方式是詩人接近廣大聽眾的有效途徑，如同時下的流行音樂，讓大批年輕聽眾聽得如癡如醉。當然，他們還搞詩競賽這一招，以此提高詩人的知名度

。例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鮑勃·

霍爾曼參與馬克·史密斯（Marc Smith）、伊萊恩·伊奎（Elaine Equi）和派特里夏·史密斯（Patricia Smith）在紐約曼哈頓創建“新波多黎各詩人咖啡館”（Nuyorican Poets Cafe）。這裏由於實行房租控制政策而吸引了一大批收入少的少數民族、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和作家在這裏居住。這家咖啡館是美國主要的詩競賽場地之一。參賽的詩人每次四到八人，每個詩人的朗誦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由聽眾打分，十分制，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得平均高分的獲勝者參加州一級和全國一級的競賽。為了引起聽眾的興趣，詩人朗誦時特意加上自己的表演。其獲獎方式類似於中國中央電視臺每週舉行的電視主持人的競賽，打分權掌握在聽眾或觀眾手裏。因為朗誦時間限制嚴，詩人朗誦的內容都是自傳性的，大多數人採取了查理斯·布科斯基那種直白的表達方式。詩競賽在某種程度上不但普及了詩，而且也提攜了一批詩人。在主流詩壇之外，非主流詩人也高高興興地找到他們自己的活動空間。

弗農·弗雷澤主編的《後垮掉派詩選》（Selected Poems of Post-Beat Poets, 2004）⑦裏所選的詩人有20人之多，沒收進去的還更多，例如，沒有收入《後垮掉派詩選》的西海岸傑克·弗利，同東部的後垮掉派詩人相比，在繼承和發展垮掉派詩傳統上，也有同樣出色的表現。在後垮掉派詩人群之中，安妮·沃爾德曼、弗農·弗雷澤、巴里·沃倫斯和鮑勃·霍爾曼坦以及傑克·弗利尤其值得我們注意。他（她）除了具有後垮掉派詩的共性外，還保持了各自獨特的藝術個性。作為新時代的新運兒，他（她）們得益於後現代時期的科技進步和更加寬鬆的社會氛圍。他（她）們在現代爵士樂或搖滾樂樂隊伴奏（包括自己彈奏）下的詩朗誦表演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他（她）們在詩創作上不但借助紙質傳媒，而且成功地利用了當代多媒體（例如，電視、互聯網、CD、VCD等）爭取到更多的讀者和聽眾，而這是垮掉派詩人當年夢想不到，也無法實現的。

① Sarah Rosenthal, "Cityscerch Interview with Jack Foley," in *O Powerful Western Star: Poetry & Art in California* by Jack Foley (Oakland, CA: Pantograph Press, 2000), p.167.

②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有一個口號：“別信任超過30歲的人。”弗雷澤認為，影響美國文化變化的的確是年輕人，所以那時年輕人處處顯得“天下捨我其誰”的英雄氣概，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時間不饒人，提出這個口號的人如今已經50歲了，當時接受這個口號、歡呼青年運動的後垮掉派詩人（包括弗雷澤本人在內）大都也已經年過半百了。當年年輕的一代而今卻是年老的一代。

③ 見弗農·弗雷澤發給筆者的 e-mail (2002年9月25日)。

④ 同上。

⑤ 例如, *Bouillabaisse, Caf_Review, Hunger Magazine, Nerve Cowboy, Plain Brown Wrapper and Home Planet News* 等小雜誌。

⑥ 美國畫家，抽象表現派主要代表，以用“滴畫法”在畫布上滴濺顏料作畫著名於世。波洛克是紐約派詩人和垮掉派詩人的朋友，他們常在紐約的雪松酒店喝酒作樂。

⑦ 該詩選由文楚安、雷麗敏翻譯，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弗農·弗雷澤

(Vernon Frazer, 1945-)

弗雷澤1968年畢業於康涅狄格大學，1969年肄業於西蒙·弗雷澤大學研究生院。曾從事社會服務仲介機構專案開發和評估工作。現為自由職業作家。在製作爵士樂薩克斯管吹奏手湯瑪斯·蔡平 CD 光碟《形形色色的一堆夢》(Menagerie Dreams) 和系列 CD 光碟《活著的湯瑪斯·蔡平》期間任錄音公司客座藝術家，主編《活著的湯瑪斯·蔡平》(Thomas Chapin-Alive, 2000) 和《爵士樂之聲》(The Jazz Voice, 1995)。除了上述即興系列詩集外，他的詩集還包括《帥氣的汽車》(A Slick Set of Wheels, 1987)、《魔鬼舞》(Demon Dance, 1995)、《給我唱一支演變之歌》(Sing Me One Song of Evolution, 1998)、《自由降落》(Free Fall, 1999)、《撞車賽軟呢帽》(Demolition

Fedora, 2000) 和《充足》(Amplitudes, 2002)。他的爵士樂伴奏的詩歌朗誦密紋唱片和 CD 光碟：《垮掉一代的詩》(Beatnik Poetry, 1985)、《1985年的海特街》(Haight Street, 1985, 1986)、《柏林收費公路性皇后》(Sex Queen of the Berlin Turnpike, 1988)、《砰！》

(SLAM! 1991) 和《猴麵包樹之歌》(Song of Baobab, 1997)。他的短篇小說集：《別走，鎖定這頻道》(Stay tuned to This Channel, 1999)。長篇小說：《雷列克的重聚》(Relic's Reunions, 2000)。他主編的《後垮掉派詩選》(Selected Poems of Post-Beat Poets) 即將由出版人、詩人楚塵策劃在中國出版。

2004年6月16日晚8點，弗雷澤應邀出席了南京先鋒書店舉行的“中美詩歌朗誦會”。他抑揚頓挫的朗誦感染了在座的聽眾。《南京晨報》①以《南京詩人很害羞？》②為題，對弗雷澤的朗誦作了高度的評價：“前晚的朗誦首先由弗農·弗雷澤朗誦。詩人很快進入狀態，一連串的顫音從他的喉嚨滾滾而出

，充滿了整個大廳。美國詩人有朗誦自己詩的習慣，語氣充沛而高昂，充滿感情。作為配樂的中國古典樂器揚琴（由詩人楊莎妮即興彈奏）叮叮咚咚，與英文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在聽覺上達到了一種獨特的審美效果。詩人的聲音之美立刻打動了全場數以百計的聽眾，即使大家無法完全聽懂詩人所朗誦的內容

，但詩的節奏感所產生的韻律美卻已足夠讓大家陶醉。弗農·弗雷澤聲情並茂的朗誦結束後，全場響起了感謝的鼓掌聲。”上海《文學報》記者羅四鵠聞訊專程趕來南京採訪，在頭版以《今夜因詩而美好——南京“中美詩人詩歌朗誦會”側記》(2004年6月24日)進行了報導。這次朗誦會的成功，除了弗雷澤本人出色的朗誦和先鋒書店錢曉華大力支持外，楚塵事先做了充分的籌備工作

，尤其為配合朗誦出版的中英對照本小紅書③，設計精美，提高了朗誦會的

檔次，傳到北京後，北京詩人也寫信來索要。南京民樂團楊莎妮、孫迎楓和南京藝術學院研究生許揚甯應邀參加朗誦會

。他們分別用揚琴、二胡和笛子為弗雷澤朗誦伴奏，使朗誦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弗雷澤6月初攜妻伊萊恩·弗雷澤(Elaine Frazer)來華參加四川大學召開的國際垮掉派詩歌研討會後來南京參加中美詩人朗誦會，然後去北京遊覽。6月18日下午，他在北京理工大學英文教師、美國詩學者王貴明的陪同下，應邀在該校逸夫樓報告廳為全校詩愛好者做了詩講座，晚上在同一個地點，又和張桃洲、王家新、西川、孫文波、柳宗宣、曉波、麥加等一批北京詩人進行了詩朗誦，該校校園網也進行了報導。

① 見《南京晨報》2004年6月18日 D14版。

② 參加朗誦的中國詩人有于小韋、朱文、韓東和楚塵。朱文朗誦了自己的兩首詩，其他詩人的詩篇由電視臺的兩位節目主持人代朗誦。

③ 小紅書裏收錄中美詩人朗誦的一組詩已登載在奧古斯特·海蘭(August Highland)主編的大型詩歌網站 MAG 2004年夏季號。

弗農·弗雷澤詩選

應當要有法律

“結束這濫用職權的時候
到了。”

前市政會要員
現第二屆參議員的
舌頭

有力地轉動著。

當他煽起公眾的情緒時，
他高貴的身影
佔滿了攝影鏡頭。

“聯邦法律將
命令管制”

可能傷害我們
（大選時的他）的一切。
他如此有力地堅決地
把我們的生命貢獻出來
繫在他的一批人那裏
繫在國會那裏，通過法案，發放

我們要花的美圓
我們最好沒有他而花的美圓。

民 謠

我認識那些唱哀傷歌曲的女子
她們用不是自己的聲音歌唱。我通過
“比利”和“貝西”瞭解她們的痛苦。

如同我酗酒一樣，她們喝酒太多，
她們與相同痛苦的男人們作愛
在軋棉廠、臥室、起居室

那裏背著光的桌子上放著
半空的酒杯半滿的煙灰缸，
在椅子的把手上發出呻吟。

我曾光顧過那裏。她們把我轟出去
連同我帶去的音樂。如果我給她們
唱一隻歌，唱的就是她們的一隻歌。

“搖滾樂決不會滅亡！”

流行音樂棚裏的
搖滾樂
對著

記憶的窗戶
失去情愛和汽車的
窗戶大喊

對著
聽眾大喊時
他的聲音象他的
皮革似的面孔

大喊時

他的面頰、下巴
和過去
彷彿陷了下去

大喊
他永遠的抗議，夢想
他永遠的抗議

大喊
直接從他十來歲的
依然

劇烈跳動
心裏

大喊
直接從他可改變信仰的過去
通過他現在的格子玻璃窗

大喊
對著他未來的
搖滾樂伴奏者

色情兮兮的布呂克納

醉醺醺的金髮女郎
對著她的隱私處
煽動黑色的魚網
搖動肌肉結實的大腿

（“談起出生，生在波—
哥大，哈哈，
我讓你吃不消。”）

面對想與她交配的
鬧哄哄的聽眾，她讀著
一首又一首色情的詩。

她色迷兮兮的頭韻
她的觀點與體態
聰明地攪渾在一起。

她的動詞袋
像老太太的乳房，
比

這玩意兒還長
背負著留神注視
當她露出她的遮羞布，

讓
這些餓狼
潛近她的身影：

展示的是詩句不是實際行動。

巡遊南方海灘

穿比基尼游泳褲的金髮女郎們
晃蕩著腳，晃蕩著腿，晃蕩著屁股
穿過下午的沙灘

激起
我老年人的幻想：

參軍吧
去週遊世界

在被太陽曬紅的美女中
度過晃蕩的夜晚，拋擲男子內褲
拋擲比基尼游泳褲、身體和沙子

在遙遠得難以到達的
或者從來沒到過的
海灘上；

激起
我性慾衝動的手和記憶

沉浸在我
失去歡樂的
非自願的
修道院裏：

加入祭司吧，讓上帝
把你的情慾發洩盡

上床時的故事

她說：

她已經一無所有，
甚至無愛可送。

六個月之前，
她的心送掉了，此刻
靠丸藥維持她的脈搏。

我告訴她說，
我過去的傷治好了。
我準備

在最後的
勝利
或挑釁

或色情
的行動中，
我們帶著傷疤決戰。

她說，
她已經一無所有，
甚至愛

對她沒有吸引力。
我的吸引力卻大叫著
把她趕出臥室之外，

我試圖對她說，
我不會試一試的。
她說，她已經一無所有，

甚至無愛可送。
但是最後，
她卻屈服了。

老式霹靂舞

她的腳尖
牢牢地抓住地
而我的
步子伸向

天，
沒有羽毛的伊卡羅斯①，
沒有

■非馬

雙語詩兩首

薩達姆的圈套

火藥燒炙過
毒氣熏過
淚浸過
血泡過
癡笑抽打過
哀號扭絞過
他知道
粗繩的每一縷
都強韌牢靠

而在同那麼多異己的脖子打過交道之後
他相信對尺寸有絕對的把握

就這樣他步上絞刑台
坦然地把脖子伸入
他處心積慮為自己
量身定做的
圈套

幽默的輪回

嗨。我是包可華
我剛剛死去

他的話還沒說完
我便聽到一聲響亮的嬰啼

嗨。我是包可華
我剛剛出世

附記：美國幽默作家包可華(Art Buchwald, 1925-2007)才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紐約時報的網站便播出他生前預拍的錄影帶，告訴喜愛他的讀者說：“嗨。我是包可華，我剛剛死去。”

Two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Saddam's Noose

scorched with gun powder
fumigated with poisonous gas
drenched with tears
soaked in blood
strengthened by sinister laughters
entwined with piercing cries
he knows
every thread of the rope
is tough and dependable

thus he walks up to the gallows
calmly sticks his neck
into the noose
that he has made
for himself

The Transmigration of a Humorist

Hi. I am Art Buchwald
and I just died

no sooner had he finished his words
than I heard a baby's cry

Hi. I am Art Buckwald
and I was just born

■蔡克霖 譯者：周煒

三藩市來去

Come around San Francisco

總是

匆匆來去

竟未挖到金子

只帶回一枚

粗糙的

礦石

Always

Traveling busy

I could not find a single piece of gold

Back home with only

A rough

Rock of mineral

我把它

擱在書櫥裏邊

女兒每天

都在眺望

不知

她激動些什麼

I left it behind

On the book shelf

Where my little daughter kept looking over

Everyday

What she was exciting about it

I wonder

幾年後的

一天夜裏

我接到了越洋電話

是女兒的

她說早寫了一首

關於礦石的

小詩

已發表在大學校刊上了

A night

In some year afterwards

I received a call

Oversea from her

A poetry

She wrote

About that rock

Was published on her college newspaper

而我真傻

沒有稱讚一句

只覺得

她還不夠光芒

I was so not smart enough

To flatter her

Feeling that

She was not yet brilliant

2001/6/27

向明贈鞋

Gift Shoes from Ming Xiang

你贈我這雙新布鞋

好像倆隻小帆船

墨綠色鞋幫子似湘江水

你說不妨試試看

As a gift

You extended me this new pair of fabric

shoes

Like two little sailing boats

With the heel as dark green as the River

of Xiang

You suggested me to try them on

湘繡的日子

一晃已過去一個月

你說你穿著同樣的鞋

踩得那座大樓啾啾吱吱響

還靜坐在廣場上

A month has flid through

Since the days of the Xiang embroidery

In the same fabric shoes

You had stepped into that scraper

With noisy sound

Even sat on the square ground

Silently alone

我一直珍藏著

逢週末穿著踱步揚子江畔

回憶滔滔湘江水

你猜猜我穿上新鞋啥模樣

I have kept mine cherished

Wearing at each weekend

Walking along the River of Yangzi

With reminiscence of the floating waves

in the River of Xiang

Guess how I looked like

With the new shoes on

附錄：今年清明我攜子返長沙掃墓，適克霖兄赴川會見詩友，特意彎至長沙來和我見面，且巧住同一飯店。這時遠在衡東縣侍母的詩人曠中玉也來長沙和我會面，並帶來百歲老母親手縫製布鞋三雙送我，我乃借花獻佛送一雙給克霖兄，並要他試穿。猶記當年洛夫寫〈寄鞋〉一詩贈張拓蕪表妹，傳為佳話，克霖兄亦以〈贈鞋〉一詩寄我，寫得如此情深感人，實不敢當，以為當感謝已百歲剛過世的曠母。是以為記。

——向明

At the Qingming Festival of this year, I went to Changsha with my son to clean and offer at family tombs. While Kelin was on his way to visit a poet friend at Sichuan province, he changed the itinerary in order to meet me at Changsha. Occasionally, poet Zhongyu Kuang, who was serving his mother at Hengdong county, also came here. As a gift, he brought me three pair of Chinese fabric shoes, hand made by his hundred-year-old mom. In manner, I extended a pair to Kelin, and asked him to try them on. Recalling that Luofu extended the poem Mailing Shoes to his cousin Tuowu Zhang, which became a much-told story, I was also presented the poem Gift Shoes by Kelin, which was so touching. I could not accept it for granted. Instead, it should be as our appreciation to Kuang's mom, who passed away recently. Hence, shall this be written.

——Ming Xiang

玄武

Xuanwu (The Balck Turtoise of the North)

玄武飛走了 留下了影子

一汪清澈的影子

玄武飛走了

偶然也歸來

竟在自己的影子上跳舞

Xuanwu has filed away
Leaving behind but a shade
A pool of shade clean and clear
Xuanwu has filed away
Coming back occasionally
Even dancing over her own shade

我是吹鼓手
時光的吹鼓手
歌唱額頭的玄武
心中的藍湖

I was a trophy player
A trophy player of time
Singing of the Xuanwu on my forehead
And in my heart the Lake Blue

常常遙想 一彈指
自己該是一支光束
在天堂和地獄之間
程程 追趕
追趕光焰裏的光焰
最後 也變成光焰裏的玄武

Often I dreamed
In a click of fingers
I ought to be a beam of light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Mile by mile
Chasing
Chasing the light flame inside the light flame
In the end
Evolving to the Xuanwu in the flame

*玄武，星宿名。古代神話中的北方之神。同青龍、白虎、朱雀合通四方之神。玄武，傳說龜也。

Xuanwu is the name of a star in the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 In ancient legend, it was the God of North. Together with Qinglong (the Azure Dragon of the East), Baihu (the White Tiger of the West) and Zhuque (the Vermillion Bird of the South), they were regarded as the gods of the four major directions. Xuanwu was in fact a black tortoise in the legend.

■ 秀陶 莎拉·曼姑素 詩作二首

一、忘憂草

梵谷說他同意古柏的說法，他畫不出天使，因為他從未見過，後來所畫的天使不過是從意大利畫中看來的。

我的另一個朋友死了。他的父母都是醫生，沒有什麼能保證孩子就長命過父母。

希臘人相信有一種藥水可以令人忘記憂愁和痛苦。

一個朋友寫：我的祖父母都八十八了，那使得他們很安靜。

昨夜之前我從未相信過死亡。在那之前沒有理由相信。到現在還是沒有理由相信。

我喜歡我們會相信點什麼，比如說老老實實地走到星球上去。

但是畢宿五*在那裡呢？那個我只有在心痛時才去的星星。

醫生邀我愉快地參加一個冗長的集會。

但是我跪在音樂室內用刷子毛刺我張開的眼。

我在替自己畫一座橋，我幾乎看到了……

(2002)

*Aldebaran 金牛座 Alpha 星。

二、我們錯過的

誰說救一條命簡單，正在求工面談時，你可能自十七樓的窗口看到一隻貓在車流中過街。而且正當你回答一個有關你個性最壞的方面，你正在扯謊說你是過於小心。你看著那貓一步步地走，你卻不能救它。就是這樣子的失敗，一點也不像是決鬥或者馬拉松的失敗。每件事原本是有救的，但時間不巧就沒辦法。每分鐘你一邊回答問題，一邊望出教堂的窗外，你那心愛的被強光刺瞎了眼的正在過街，獨自一人。

(2002)

譯後：

Sarah Manguso 生於 1974，成長於麻州，受教育於哈佛及愛荷華大學。出版有數本詩集，現居紐約，詩作清淡透明，富詩意。

傳統與現代的統一

——談王耀東《插翅膀的鄉事》

◎塞遙

哲思·真情·奇巧

——越南趙明
微型詩欣賞——

◎寒山石

一直以來，我極少留意中國當代鄉土詩。這除了我本身對於現代詩創作上的傾向，最主要的原因是：早期鄉土詩在題材上的侷限性以及表現手法上的僵化。似乎不用去看便已知他寫些什麼了——不外是魯迅式的悲苦同情或李季式的牧歌讚美。倒是孔孚的山水靈氣令我欣賞不已——如果山水詩能算為鄉土流派的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幾年前與中國著名詩人王耀東先生認識。

與孔孚一樣，王耀東也來自齊魯大地。有趣的是兩位詩人在詩藝風格上形成強烈的對比：一個精簡空靈；一個真實純樸。王耀東最大的成就應該是他能把最鄉土的題材賦予最現代的手法，且在兩者之間取得非常完美的統一。他的詩樸實自然，絲毫不見矯情造作。這一點與他的耿直熱情的個性一樣。

出版於2000年的詩集《插翅膀的鄉事》最能體現王耀東的創作風格。

五月的麥芒熟成一把把金黃的刷子
刷亮了村前清澈如水的喧響
我採一束麥穗去繞娘的脖子
娘的回眸美如明月

少年的純情
如飛鳥劃飛過碧宮
飛向白雲 飛向月宮
陽光載著我在一朵荷葉上飛翔

——〈童年的陽光〉

“美在原始的習性中有他的樂土”（王耀東語）在此詩中最能得到印證。美感的傳遞如此自然而動人！此詩已將人性的純美推向更深的精神層面。將它稱為最美的新古典主義詩篇也不為過吧。

“在遠離現代文明的地方／牛背，是我繆斯成長的搖籃”——〈最初的歌〉。王耀東懷著罕見而濃郁的鄉土情懷執著追求最純真的精神家園也令我們敬佩。“籃子盛著大地的開心果／廣袤無垠的田園因她四季長青／每當炊煙飄動的時候／出神入畫的／結實渾圓的手臂／把一顆溫暖的太陽裝在裡面”——〈籃子〉。同樣的題材，王耀東確實

處理得與以往的鄉土不一樣。他筆下的田園呈現的是最純真的美與最原始的精神面貌。

“鳥語穿破夢境／啄破小村黎明／樹葉都豎起耳朵／靈敏了每一根神經”——〈鳥語聲中〉。寫鄉村的清晨，詩人已不再止於以往鄉土詩慣見的那些淺顯的形容描寫。“人從鳥語中走出”“樹葉都豎起耳朵”等詩句已經展現出視覺與聽覺的完美結合。通感經驗中捕捉到的妙句要比最華麗的形容深妙有味！

提起王耀東的詩，許多詩評家往往只注意到他那些以鄉土風格為題材的詩篇，如本集中的〈最初的歌〉、〈玉米地〉、〈揚麥場上〉、〈不流淚的土地〉等，而事實上他的許多其它題材的詩篇也寫得非常精美，比如那首遊記〈江上望月〉：

雲 是一幅
精美的扉頁
粘著我的眼睛

她是石版雕刻的字縫裡
悄悄滑行出來

辭別白帝城的時候
還在夢中 越過三峽時
她是神女的一枚髮卡

我的心
裝在她鑲金的小船上
時隱時現
由幼稚走向成熟

如果以意象派的審美標準來看王耀東的詩，那顯然存在所謂的“精煉”問題，但真正健康的現代詩應該是存在多種審美標準的。對於詩的質量，龐德與愛倫坡哪個更好呢？我想不可能有一個最準確的答案吧！偉大藝術與平凡藝術本質上的區別在於它的開創性。從王耀東所處的時代背景的限制等方面來看他的成就絕對是傲人的！他的探索與開創精神也令人敬佩！

2006年9月於紐約

《風笛詩社》蔡惠倫先生於12月4日通過電子郵件傳來越南詩人趙明微型詩九首，讀來令人耳目一新。其時因在病中，便轉發中國微型詩網站。12月16日蔡惠倫先生又轉來趙明微型詩作，並稱：“都是大師的微型詩招徠的魅力！南國趙明笛弟對大師弘揚的微型詩居然上了癮，再度頒來第二組也是九首。敬呈大師賜正！並煩轉發中國微型詩網站。幸甚！謝甚！”趙明在給蔡惠倫先生的郵件中寫道：“近來寫微型詩稍有體會，便趁興再寫，想不到也是九首，是巧合，剛好也是一組思維。”蔡惠倫先生“大師”之稱調實在讓我慚愧至極，好在“微型詩招徠的魅力”和南國趙明的“居然上了癮”，表明微型詩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海內外詩人關注，倒是讓我頓添幾份欣喜。此前，筆者點評微型詩數百首，皆為大陸詩人作品。所以，今天很有必要就越南趙明微型詩談點讀感，也算是為繁榮華文微型詩“推波助瀾”吧。

趙明的微型詩充滿哲思

所謂“哲思”，就是詩中閃爍的哲理的光芒，是一種思想的力量，是一種靈魂的震撼力和精神的穿透力。趙明的微型詩，不少是微型哲理詩，在詩中暗藏著思想的力量，引領我們品味著為生存而感到的一切

。如他寫〈瀑布〉：“寧可摔得四分／五裂／也要發言。”縱使粉身碎骨，也要迸發出生命的吶喊，讓蘊藏在胸懷的心聲成為空谷回蕩的宣言！面對此情此景，那些唯唯諾諾瞻前顧後者能不為之汗顏！他寫〈流星〉：“惟有把自己摔入／複雜的人世／才會綻放出美麗的火花。”寫流星“綻放出美麗的火花”並不新奇，而寫“摔入／複雜的人世”才是這首微型詩的精到和深刻之處，讓人不由想起曹雪芹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想起蒲松齡的名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無不是在“複雜的人世”摔打得擲地有聲、摔打得一身硬骨、摔打得光芒四射風流千古！。他寫〈落葉〉：“讓位是必然／傷感／純屬風言風語。”落葉的“讓位”是生命的自然法則，是不可變更的“必然”，是定律。何況，“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又何需“傷感”？何需“風言風語”？所以，一片落葉中蘊涵著生命的誕生與消亡的道理，蘊涵著代謝、生死、悲歡的轉化與輪回，蘊涵著萬古不變的自然法則。一片葉子寧靜的落下，足以警示我們：生命是寶貴的，我們應當珍視，而不要浪費一分一秒，讓生命之樹長青；生命又是脆弱而短暫的，即使生命漸盡，葉片墜落，那也應當坦然，因為來年又有一樹繁榮。其他，如〈風〉：“無端惹事生非／著實害了不少人／傷心落淚”，〈鏡裡鏡外〉：“一個天真無邪／一個居心叵測”，〈雄獅〉：“百獸皆懼／而小小蚊子／竟捅破了你的尊嚴”，〈長頸鹿〉：“即使翹斷脖子／也夠不著蒼天／的裙腳”，同樣會引發我們對生命或世象的思考。

趙明的微型詩飽含真情

詩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唯有真情才是詩的最美。真情是詩的靈魂，離開真情，詩就避免不了虛妄、造作和幼稚。換句話說，真情對詩而言就好像心臟一樣，沒有真情，我想詩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所以，詩人不是為詩而詩，而是為情而詩。詩的寫作手法，有時候要求的並不多，它不需要詩的辭藻美，亦無需歌唱般的韻律，僅僅只需要作者將內心最真實的情感作最直白的宣洩，便能深深打動讀者。譬如，古今中外不少文人騷客都曾賦予了“路”以不同的含義，表達了對人生的不同看法與態度。如屈原所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魯迅也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趙明則獨辟蹊徑，他這樣寫〈路〉：“先人的血啊！／一層層蓋住了荊棘／讓我們從容。”前人用鮮血淋漓的悲壯在荊棘叢生中“踏平坎坷成大道”，方有了我們的瀟灑從容。一個“血”字，一個“血”蓋荊棘，而且是“一層層”蓋住荊棘，那種義無返顧的碧血丹心和浴血奮戰，足以讓我們血脈湧動熱血沸騰！他寫〈星星〉：“是誰把你的眼睛貼在

／空中／教我整夜守著心事”，這般

“整夜守著心思”的深情凝望，那淚花閃閃的星星，能不讓我們為之怦然心動？他寫〈山〉：“全力奮進／卻握不到嫦娥的纖手／因此淚流成河”，這般堅貞不渝“全力奮進”，卻不得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以致痛苦得山崩地裂“淚流成河”，能不催人淚下？在百丈紅塵中，我們這些平平凡凡的生死死的普通人

，或許多多少少也經歷了這種刻骨銘心的情感體驗。那就讓請珍惜愛情，珍惜那一份或許並不驚心動魄但卻最溫馨的感情。他寫〈雲〉：“誰把山歌和微笑拋上青天／想你久了／便潸然淚下”，可謂：一腔相思苦，萬條相思淚！他寫〈路燈〉：“沉默的眼睛／深／不見底

”，一汪沉默的深情，流溢著對夜行者多少明亮的關注？他寫〈都市〉：

“到處是堅固的堡壘／裡面／守著發繭的心

”，把鋼筋水泥禁錮下現代都市人的情感隔膜和心態麻木，鞭撻的入木三

分，也讓那些封閉的“發繭的心”，足以為之一震。

趙明的微型詩新穎奇巧

任何一首優秀的詩作都要有它“耳目一新”的功能，微型詩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由於篇幅所限，微型詩寫作不可能像長詩甚或十多行短詩的寫作那樣婉轉綿延、娓娓道來。它必須在短短的三行之內，選取一個精巧的著眼點和切入點，另辟蹊徑，別開生面，以對生活趣味的神奇發現和機智燭照，達到感染人、啟迪人、震撼人的藝術效果。所以，新穎奇巧是微型詩最基本的特徵。趙明顯然是深諳其道的。他的微型詩作，用平實的語言勾畫出不凡的意象，收到了奇妙的效果，讓人感到新穎別致、新奇精巧。譬如他寫〈日出〉：“急不可待的心／毅然跳出。”把初升的太陽喻為一顆追求光明的“急不可待的心”，從沉沉暗夜的牢籠中“毅然跳出”。“急不可待”足見心情之迫切，“毅然”足見態度之堅決，而一個“跳”字，則用擬人化的手法使情態畢現。他寫〈擺渡〉：“窮此一生／卻無法縫合張開的嘴唇”，讓人不由驚嘆詩人豐富的想像以及比喻的新奇，言人之未言，想人之未想到，深思之，又皆在情理之中。他寫〈夕陽〉：“幹了一整天的活／也該停在枝桠上歇會兒啦！”看似大白話的機智中不乏幽默。

趙明初寫微型詩，便寫得如此哲思豐沛、情意深沉，且奇巧別致，顯示了詩人較為厚實的寫作功底。筆者以為倘若能夠在意境營造和語言的精雕細刻上再下功夫，當會更上層樓。期待著趙明兄創作出更多的微型詩精品，也期待著海外華人微型詩創作的繁榮。

2006-12-17 寄自陝西渭南

讀詩小記

◎向明

今晨讀本期（九十七期）《新大陸》伊沙的〈透視〉一詩、見他直面挖苦知識份子、寫得十分精準、從小事透視出知識份子的“沒知識”。不過仔細前後檢查卻也發現其中某些地方顯著背離了常情（也可說背離了“常識”）。不得不冒昧的點出。詩中第八段說：

他不知道老頭已死的事實
自己在車上騎著倒下來就死了

這是伊沙笑知識份子不明就理就小批一下國民性的真情實事，表示這是伊沙所瞭解的車禍真相。然而前面第二段現場描寫，卻是：

他的自行車
飛跌出兩米開外的地方

這應也是伊沙目睹的車禍真相，自行車已飛跌出兩米開外的地方。這就和老頭自己從車上騎著倒下來死的真相不符了，既然是自己從車上倒下死的，自行車怎麼會飛跌出兩米開外的地方去呢？沒有外力自行車是飛不那麼遠的，老頭自己從車上倒下來，車子應該緊靠他身邊才合理。

常常詩中出現的不合常情，不符推理的寫法，被高明的批評家視而不見，而渲染成是“超現實主義”手法或故意如此寫的“荒謬詩”。我只是一個大驚小怪頻呼國王新衣的老頑童，總是愛說老實話，希望老友伊沙不要見怪。

2007年寄自台北

說詩小札 ◎黃伯飛

新大陸詩雙月刊

一個詩刊在我眼前，看著它從小長大，做為一個忠實讀者，心中實在歡喜。去年八月間曾有一短柬寄給《新大陸》詩雙月刊的主編陳銘華，信上寥寥幾句話之後，還留了一大塊空白，即時寫下幾句調侃銘華的話，沒想到這幾句韻語，倒可以拿來表示我對銘華和達文、遠方的敬意，這幾句韻語，若是由銘華自動地把它發表，難免有“老王賣瓜”之嫌，我想我把它寫在〈說詩小札〉上，看他和兩位把關的人，會不會“放我一馬”？韻語如下：

有個人叫陳銘華，原來是個大傻瓜。
平白無事出心計，辦個詩刊玩玩嘛。
一搞搞了十七年，賠心賠力又賠錢。
從來不聽他訴苦，只聽他說趣味甜。

寫詩

心裡有話可以敞開（兒）地說，可是要口齒伶俐，人情入理。拿傳教士上台講道做個比喻——他必須事前有個準備，打個腹稿，腹稿之前，必然經過深思熟慮把經中的道理弄得明白，然後閉目祈禱，祈求神明增強他的願、力，去宣揚祂的旨意，若是他在講道之前，忽略了這一番十分吃緊和得力的功夫，管保幾分鐘之內，就有人打起瞌睡來，鼾聲大作了。

短命詩人與長命詩人

短命詩人如李賀、徐志摩、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雪萊(Perry B. Shelley, 1792-1822)，他們的創作年齡都不超過二十年，若是以人生的真實經驗來評論他們的詩，不難看出他們對人生還不曾體會得真切。這麼一說，他們的文字和寫作的技巧，儘管達到一個高度的水平，卻是詩在感情上的，實質和份量便顯得比較輕了。

一個長命的詩人，若把他的作品，像

前此的人把唐詩分成“初唐、中唐、晚唐”這般地分開來看，我想這倒也是一個比較確實的方式。依照這個方式來論他的詩，這當然可以把讀者和詩人的關係拉得近些。若不然，要年青人去看詩人老年時的作品可能格格不入，老年人去看詩人少年時寫的詩也不難發生一種“索然無味”的感覺。

詩格

人的一生由幼到老培養成他的人格，詩的持續發展也必然會培養成他特有的詩格。人為了生活，他的生活方式隨時都會發生變化的，可是他的性格和人格卻是不會變的。詩人寫詩寫了幾十年，他在詩的形式上有時不免想變一變，正如同一個人在衣著、打扮上隨著年齡環境而變個樣子，在“知情識意”的讀者的眼光中，儘管詩人的詩在表現方面有了變化，可是他或她特有的風格是不難看得出來的。

好的詩論難得

拿詩人的詩來做文章，做得好時是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像英國頹廢派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那樣，迪基堅持認為藝術是由不真實而創作的。因此，迪基強調詩中的無意識和非意識成份，大量採用弗洛伊德和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的心理學理論，這就是美國南部作家遲一步地追上流行於歐洲、拉丁美洲、美東和加州文藝界的超現實主義的傾向。迪基的作品中常常顯示出可怕的幻覺和謊言，他的豐富想像力一旦沾上某些奇怪可怕的事情，便窮追不捨，直至一頭扎到黑暗之中。

迪基愛考慮的重大主題，如果有的話，是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連續性以及人類想毀壞這種連續性的各色各樣的企圖。戰爭、重工業、金融和總額轉利，迪氏企圖一些個人在他自身保護連續感的方式或多種方式，或想恢復這種連續性企圖。他的許多作品涉及了山河、氣候變化、大海和空氣。他也曾嘗試寫一種詩，更多關於人與人的交流，而不是一個人與景色交流。

美國南方詩人、小說家及評論家迪基(1923-1997)出生於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曾就讀於南卡羅來納州的克萊姆森學院(Clemson College)。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美國空軍任戰鬥轟炸飛機駕駛員，於大戰結束的1945年退伍後在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獲文學士(1949)及碩士(1950)學位。在朝鮮戰爭中重入空軍為訓練官，因此對飛行深有體驗。自稱在1947年開始寫詩，研究生畢業後曾從事廣告工作。他於1960年出版第一部詩集《進入石中》(Into the Stone)。翌年，獲得古根海姆獎學金遊歷歐洲各地。他也曾在美國多所大學任教或任住校作家，包括賴斯(Rice, 1950, 1952-1954)大學、里德學院(1966-1969)、威斯康辛大學(1966-1968)和在南卡羅來納大學(1968- 終身)。他於1966-1968年間任美國國會圖書館詩顧問，1970年迪基以融合自然奧秘、宗教及歷史的詩及小說《拯救》(Deliverance)知名。1972年，他的小說由他自己改編成電影劇本搬上銀幕，獲得很大的成功

。他的詩以對衝突中的世界的抒情描繪——掠奪者與被掠奪者、士兵與士兵、自我與其本身之間的衝突著稱於世。

迪基的作品特色除了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成份外，力度超越雅緻，巧思多於機智，讓我們讀一讀他描寫一位二十九歲的女乘務員從飛機中的安全門墜下跌死的信息轉化成詩的作品：

……彷彿她
用從肺部鼓出來的一股風把安全門
吹開 驚呆了 她
在黑漆漆的空中 飛機消失不見
她的身體被虛空的喉嚨
虛空的呼吸抓住 墜落 活著 開始成為
誰也沒有經歷過的東西 沒有足夠
的空氣尖叫
依然按常規 整潔 搽著口紅 穿著
長襪 她的帽子
依然戴著 她的雙臂和雙腳不在世界
上 然而奇怪地於空間
和絕對平靜的稀薄空氣一道 她此刻
從容地
在多處 抱緊她，距離她死亡一千
英尺她似乎
慢下來 她來了興致 轉動她靈敏
操縱的身體
觀察。……
躺在田裡 這塊田裡 破碎的背著
地仿如在
雲端她不能墜落下來 這時農民們
夢遊似地從屋裡
走出來 沒有帶他們的妻子 走的
姿勢像向 遠處
月光裡波動的水跌落 向他們農場
夢中永恆的意義跌落
向他們手裡成熟的莊稼跌落 那悲
劇性代價
感到他自己走了 向前 向外走了
終於完全停止
呼吸 不再想呼吸 不再 不再
啊，上帝——

(南京大學教授張子清譯)

迪基最光榮的一天是在卡特總統就職典禮上朗誦他的詩作〈原野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Fields, 1977)。他在詩中表達對人類的心理脆弱面，對大自然和人間的調和各種的挑戰愁容來鼓勵當時雄心勃勃的卡特。該詩現已成為特殊的偉大基督徒的仁慈行徑。1980，儘管卡特被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卡特政策的主要成就卻是更為實際的拯救和忍耐的努力。

1979年1月1日卡特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建立了全面外交關係。回到家鄉後於1982年發表他的詩作和他在任時的回憶錄《守信》，另著有《亞伯拉罕的血》；2006年底出版了一卷頗為全國人民爭議的小書，名為《巴勒斯坦——和平或種族隔離》(Palestine: Peace or Apartheid)，書內表示他贊成給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衡的支持，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激烈抗議。但他卻於200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卡氏的成就也影響了迪基在美國詩壇上的特殊地位。

卡特出生於1924年的亞特蘭大市，是核武和原子能工程師，曾是美國海軍核潛專家。由於他在年青時喜歡文學，深受迪基作品的影響，退休後出版了許多卷詩集來表達他的虔誠基督徒愛國和仁慈的精神，頗受讀者大眾歡迎。他與迪基兩人皆是戰士，但卻是兩種不同的人格。迪氏有法國飛行員作家聖埃克蘇佩里的存在主義作風；卡特則擁有羅蘭的海洋性的宗教感。

迪基的其他作品包括詩集《一起淹死》1962、《鋼盔》1964、《男舞蹈者的選擇》1965。非小說散文作品有《巴別塔至拜占庭：當今詩人與詩》1968、自傳式的《自問》和《杰里科：南方所見》。迪氏喜在一首詩內採用劈開行線方法(split-line)來轉換讀詩的拍子及詩的形式，有些評論家認為是很有吸引力的創作，但有些人則認為是一種南方作家的浮誇不實的語言。這是謙遜的卡特在

編輯筆記

詩自古以來即是一種奇怪的東西，說它繁複艱深、難以觸摸嗎？卻差之毫厘；說它平易近人、信口成章嗎？又顯然失之千里。無他，形式作祟吧了！以律詩、絕句而言，不論作者寫得如何無味，但隱藏在音韻、對仗的外衣下，自然便有人稱之為詩；現代詩也一樣，寫得多麼爛都沒關係，只要分行、刪去標點符號，照樣百吹百擂，甚至拉來“評論家”撐腰！這情形在識者眼中並無大礙，他們能分辨真偽。可是對初學者來說，問題就大了，詩竟是這麼易寫的東西：文法可以不通，辭義可以混淆，句子零碎雜湊，有感無感、有言無言，或口水夾泥沙而下，或拗口卷舌結結巴巴也能蒙混過關。即使過不了關，少年不識愁滋味嘛，也沒有人忍於苛責。其實，這種對詩的錯誤認識，許多寫詩的人在開始寫的時候都曾經有過，但隨著年齡、學識的增長以及在吸取前輩的創作經驗之後，真正的詩人（詩）便能脫穎而出。不幸的是，大多數寫了許多年的“詩人”，仍然沉溺於這種詩的“醬缸裡！但編者並非在責難形式，主要的責任實在於創作者本身。也是從上期編輯筆記“詩人必須自律”題旨中提出和大家討論的第一個問題。當然，我們歡迎不同的意見，請大家踴躍就各種詩的問題來稿！

另外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新大陸網站，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不過，由於不明原因，最近本刊接到眾多大陸詩友的反響，不能連上上述網址。想來 IP 城門失火，我們這份純詩刊便成了被殃及的池魚。刻下我們正努力尋求解決方法，請大陸詩友們耐心等待，或暫時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閱讀刊物。

感謝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的努力和幫助，將他精心翻譯的一系列“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交給本刊發表。我們由本期起陸續推出。

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作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或電郵與編輯部聯繫。

詩訊

●中國詩壇重要代表詩人蔡其矯於今年元月三日因腦質瘤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享年 89 歲。有詩集《肉搏》、《波浪》、《霧中漢水》、《祈求》等傳世，晚年六次獨行壯遊西藏，創作出了《在西藏》、《拉薩》等朝聖名篇，成為他的顛峰體驗。

●第七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於 2006 年 8 月揭曉，深圳女詩人劉虹以詩集《劉虹的詩》榮獲詩類第一名。9 月 1 日，由廣東省委宣傳部主持在廣州珠島賓館中心會堂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大會。

●《北美楓》（加拿大）、《詩評人》（浙江）、《金三角》（上海）、《澳洲彩虹鸚》、《常青藤》（美國）五家民刊聯合發起“華河杯”2007 中外華文詩歌聯賽暨華文民間報刊聯展。活動時間初定為 2007 年元旦至中秋，現已成立顧問團和組委會。其中顧問團成員為：洛夫、非馬、巫迅、謝冕、高平、向明、Lorna Crozier 等，主席為洛夫。聯賽設獎項多項。有意參展的刊物請與下列網址聯繫詳情：

<http://cq.netsh.com/eden/bbs/762320/>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